平面類 兩岸新聞報導獎

得獎作品/

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中國大陸文革五十周年

得獎媒體/中央通訊社大陸新聞中心 得獎 人/蔡素蓉、周慧盈、張淑伶、邱國強、尹俊傑、 馮 昭、張 謙 等7人



一得獎評語

適逢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五十週年,此篇專題報導展現可佩的企圖心和動員力,以巨觀和微觀兼進的手法,回顧十年文革在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個層面所掀起的驚濤駭浪,以及留下不可磨滅的集體和個體的歷史傷痕。是一篇廣度和深度、嚴肅和生動兼具的作品,在中國大陸媒體對此重大歷史事件尚屬集體噤聲之際,本作品透過多元豐富的採訪與檔案資料的費心耙梳,填補了重要的歷史空闕,尤值肯認。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中共五一六文件 代價文革十年浩劫

中共1966年5月16日發出《五一六通知》,催生的政治運動竟演變成 暴虐血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迄今文革化為幽靈仍然作崇,是北 京當局無法迴避的難題。

五一六通知 驚心動魄的左傾路線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 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 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 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 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 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 政。」

「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 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 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 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

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文革初期擔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成員的王力事後曾回憶說,這些措詞尖銳 的話,是當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親自加上 去的,讀起來「特別令人驚心動魄」,顯 示毛澤東晚年「左傾」路線之強烈。

源於政治權鬥 社會矛盾引發全民亂鬥

所以,文革一開始,不少中共黨政要 員包括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都以為是新 一輪的「反右」行動,直到1966年8月,



毛澤東喊出「砲打資產階級司令部」口號,把矛頭對準劉少奇,指他是黨內頭號 走資派。之後,各地文革砲火開始轉向各 地黨組織的一把手。

源於政治權鬥的文革,因為毛澤東 1966年仍以革命領袖之姿,備受民眾愛 戴,許多中學生紅衛兵、造反派紅衛兵都 視他為精神教父,再加上各地民眾因中共 建政以來的暴力土改等一系列階級鬥爭的 革命,有極深不滿情緒,種種矛盾被挑撥 後,竟演變成全國性響應文革。

不僅大陸內部有種種矛盾,大陸在文 革時期的國際外交處境也顯得孤立。美國 1950年實施封鎖策略,原為老大哥的蘇聯 在1960年代也因意識型態的分歧,與中



↑1966年9月14日,北京紅衛兵遊行響應毛澤東文革號召。(美聯社)

共幾近決裂。國際孤立感也化為全民文革 動力之一,並使得中共更容易「關起門來 鬥」。

紅衛兵開出染血第一槍十年殺掉180萬人

北京市高幹子女之後組成的紅衛兵,率先響應文革號召,爆發學生打死老師的革命,但沒多久,造反派紅衛兵興起,首批紅衛兵反遭打壓。1967年之後,各地造反派興起,「造當權者的反」,許多黨政軍要員、各地一把手都被鬥垮、鬥死。

隨著毛澤東把鬥爭對象由黨內走資 派,轉變為包括「與國民黨政權有牽連的 『歷史反革命』」的「地主、富農、反革 命、壞分子、右派」,似乎又再回到中共 之前的反右行動。

文革鬥爭對象的不斷擴大、改變、廻 旋,再加上政府鼓勵紅衛兵到各地串連 革命,批鬥大會、遊街示眾場景天天上 演,使得文革不僅僅是「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還成為一場長達十年、全國性摧毀肉體、靈魂、文化的革命,遭批鬥屠殺身亡者至少180萬人,這等於是殺掉了現今一整個台南市的人口。

文革幽靈籠罩 北京無法迴避的難題

文革爆發至今50年,中共雖然在1980 年代透過檢討黨史,認定文革為「領導者 錯誤發動」,造成「嚴重災難的內亂」, 但從未反思或檢討過毛澤東的責任。缺乏 反思批判反為大陸社會帶來深層的危機。

「我們缺乏歷史精神,不是與文革滅絕傳統有關?我們輕賤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踐踏文化的直接結果?」「做為政治文革的一頁已然翻過去,再不復生;但做為一種精神文化一文革卻無形地潛入我們的血液裡。」大陸作家馮驥才在《一百個人的十年》一書的序裡這麼形容。

他說,若能對文革進行反省與批評, 必然能積極影響整個社會。如今文革的一 代都已離開生活的中流。文革早不在人們 關注的視野之內了。但「惡魔一旦化為幽 靈,就更難於應付。因為文革仍然作崇於 我們,但我們並不知它源自文革。」

此外,大陸經濟迎向資本主義型態 後,共產黨一黨專制下,孕育出更多權貴 資本階層,透過錢權合謀,使得社會貧富 差距更加擴大,階級對立更加明顯,社會 裡充滿種種不公與矛盾的情緒。

如今大陸社會裡充滿各種矛盾、民眾 被剝奪感的情緒比當年文革時期更盛。如 何讓籠罩在大陸的文革幽靈能夠不要爆 發,不要重演文革悲劇,成為北京當局 無法迴避的難題。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黨性殺人無法無天 文革道縣大屠殺

文革第二年湖南省道縣發生亂殺風,4,000多人冤死。 30 多年後調查出書,強調道縣大屠殺是黨基層幹部 組織煽動策畫的大規模殺戮,也就是「黨性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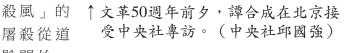
一件事,若未被當世人們知曉、未被 記下,是否就如同未曾發生,終將無聲無 息消失於歷史長河中?而如果,這是持續 66天、造成9,093人死亡、發生於同胞之 間的血腥屠殺呢?

河中浮屍

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爆發後第二年的 8月間,湖南省道縣瀟水河出現了大量浮 屍,當時有人統計,最高峰時一小時內有 近百具屍體流過,平均每分鐘1.6具。

屍體順流漂到一個中型水庫,水庫惡 臭熏天。某天,水面上浮現十幾具圍成一 圈的屍體,死者被一根鐵絲穿過肩胛骨 串在一起,其中一具女屍懷中抱著嬰孩。

瀟水河上漂浮的屍體正是來自道縣。



隨後有如傳染病一般,擴散至道縣所屬的 零陵地區其他地方,一直殺到10月17日才 停手。

多年後,發生屠殺的零陵地區只有 道縣等11個縣做了調查, 並因此有了死 傷數字。其中道縣有4,193人被殺、326人 被迫自殺,占全縣總人口的1.17%;11個 縣共有7,696人被殺、1,397人被迫自殺、 2,146人致傷致殘。

死者中年紀最長78歲、最小僅出生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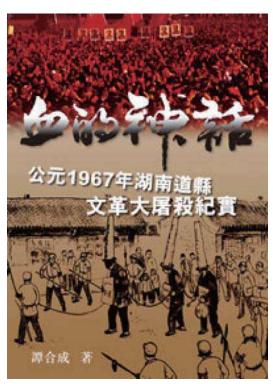
天。9,093個生命先後在66 天的殺戮中消失,百餘個家庭遭滅門。

十年文革浩劫結束後,一些受害者家 屬鼓起勇氣向官方陳情,要求懲凶。

1984年5月,零陵地區成立「處理文 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並陸續派出千 餘人,清查、處理和安置殺人事件。所有 工作都在封閉狀態下進行,未對外公開。

官方著手調查近兩年後,媒體出身的 譚合成因緣際會開始接觸道縣案。他受一 家大型文學雜誌委託,採訪撰寫道縣大屠 的報導文學,文章完成後,卻因「眾所周 知」的原因未能發表。

只是,一旦知曉,又如何能假裝未曾 聞、無所知?



↑全書50萬字的《血的神話》。 (取自網路)

血的神話

譚合成沒有放棄。隨後20多年,他不 斷重回當地,既訪談倖存的受害者和遺 屬,也接觸殺人者和有關人士。2010年, 全書50 萬字的《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 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在香港出版, 並於2015年再版。

文革爆發**50**週年前夕,中央社採訪小 組在北京專訪了譚合成,第一個迫不及 待的問題是有關道縣大屠的原由。

「確切地說,這是黨(中共)的基層 組織和基層幹部策畫、組織、煽動下的所 謂『貧下中農』對所謂的『階級敵人』進 行的一場肉體大消滅。」

譚合成說,道縣發生的事與中國的專制土壤密不可分,「中國幾千年以來的皇權專制制度和外來的『馬列主義』結合以後,產生的惡種更加可怕。」

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學 說的重要理論,用暴力革命手段在蘇聯 奪取政權的列寧則扶植了中國共產黨的 成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 共建黨、建政後,靠著持續不斷製造階級 鬥爭、推行暴力革命而奪取政權並鞏固政 權。

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

譚合成說,文革的指導思想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道縣 屠殺則基於中共傳統的「階級鬥爭和暴力 革命」理論。兩種理論有歷史聯結性和一致性,並行不悖、交互使用。

建政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中,中共將 農村人口劃分為僱農、貧農、中農、富農 和地主階級,並發動「無產階級」的農 民鬥爭「資產階級」的地主。

土改階級鬥爭的殘酷性難以形容。以 廣東省為例,1953年春季,當地西部地 區就有1,156人在土改運動中自殺。廣東 當時流行的口號是「村村流血、戶戶鬥 爭。」

時任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曾經指示將 土改打擊對象的比例定為人口的10%。事



後,他估計,土改中死亡人數約在200萬 到300萬之譜。

土改之後十多年,文革登場。「地 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等五類文革前就淪為政治賤民的群體又被 抓出來批鬥。道縣等零陵地區屠殺案, 受害者則主要是「地富反壞」等「四類分 子」及其子女。 譚合成說:「道縣殺人案和土改一脈 相承。道縣屠殺之所以這麼觸目驚心、這 麼樣的殘忍,主要是發生在文革的特殊時期,所以表現出更加強大吞噬生命的能量,以及更令人震驚的殘酷性。」

屠殺開始

在文革兇猛的階級鬥爭氣氛下,道縣 當權者在1967年夏季漸起殺人之心。第一 例受害者朱勉在國民政府時代做過鄉長, 能說會道加上見識多,當地幹部早已看他 不順眼,決定拿他開刀。

朱勉死後,執行殺人計畫者原本也有 不安,但第二天卻獲上級嘉勉,「搞得 好!殺了不要緊的,不但要殺他,還有 一些壞傢伙也要殺。」

40多歲的鍾佩英是第二例被害者。 她的另一半生前被劃為「歷史反革命分子(曾任國民黨政府一定層級工作人員)」。鍾佩英死後,兇手以「肯定要給母親報仇」為由,又尋上門殺了她分別20



↑文革時,街頭處處可見紅色標語。(中央社典藏)

歲和18歲的兩個兒子。

如同朱勉案,殺人者第二 天向上匯報時,上級一聽哈哈 大笑,連聲說「好得很!行動 快!有魄力!」

鍾佩英一家三口被滅門 後,濫殺風很快在道縣蔓延開 來,手法也越加殘酷。

有一種殺人方法叫「坐土 飛機」。當時有十多名地主、 富農及其子女遭集體處決,殺 人者用一根繩索將眾人綑成一 團,中間放一大包開山放砲用 的炸藥。導火線引燃後,這些 「黑四類」被炸得粉碎。

時隔近50年,譚合成講述 這些殺人案例時,仍按捺不住 激動情緒。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當時有名60多歲的唐姓婦 人被四名年輕民兵押著前往一 個石洞,還未到洞口,她的褲 腰帶意外滑脫,褲子掉下,露 出赤裸下身。雙手被反綁的婦

人哀求讓她提起褲子,莫讓她死後光著身 子去見先人。

民兵們沒答應,笑罵「你光起身子, 先人看了才叫喜歡哩!」又把跪地不起的 婦人拎起並喝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 澤東名言)!還管得著你光不光身子!」

老婦人忍不住哭了起來,就這樣一步 一步,光著下身走到洞邊,走向生命的終 點。在那以前,她守寡養大的三個兒子, 還有兩個孫子、兩個孫女,已先她一步被 殺害。

唐姓婦人葬身的石洞在那段時期儼然 成了「天生的殺場」,成群的人被拉去 處決,人殺了不用挖坑、不用埋,一腳踢



↑紅衛兵在北京佛寺貼上破舊立新的標語。 (中央社典 藏)

下洞裡便了事。

譚合成如此形容,「血光與哭聲相混雜,那場面就是人間地獄。」

每個例子都讓人不忍聽聞。有一名身 材粗壯的年輕女性受命殺人時連砍了18人 的頭顱;許多婦女在父兄或丈夫被處決後 遭強姦甚至輪姦,有些在姦污後被殺,有 些則被殺人者強占為妻。

19歲的唐水蘭當年懷胎足月,眼看著 再沒幾天就要臨盆,卻因為娘家是地主階 級,被勒令回道縣接受「審判」。因為懷 孕走得慢,負責押送的年輕人途中不耐 煩,抽刀從她背後直直刺去,鋒利的鋼條 直穿腹部。 唐水蘭一聲尖叫回過頭,兇手又一把 扯下她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裡跳動, 於是拿著鋼條在她肚皮劃了兩下,肚皮瞬 間翻開,胎兒立即伴隨血水流了出來。

道縣那時到處都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口號。一些 在外地讀書或工作的「黑四類」也被「母 病,速回」的假消息騙回,一入道縣,立 被斬殺。

譚合成說:「殺到後來不問青紅皂白,就一家家的殺,殺人的手段愈來愈多,花樣翻新。」

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

亂殺風也迅速波及零陵其他地區。所 有殺人案都未經正式法律程序,全憑殺人 潮中才成立的數以百計所謂「貧下中農最 高人民法院」一句話就判死。

譚合成說,道縣屠殺雖發生在文革的 特殊時期,但其實是中共製造階級鬥爭、 推行暴力革命的必然產物。 「因為這個階級鬥爭是製造出來、宣 傳出來的。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必 然有這個結果。」

「中共建立以來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我不殺你、你就殺我』就是基於這個理 論,『殺完了階級敵人,就可以建立新社 會』。」

如同文革期間大陸其他地方,道縣當 時也出現對立的派性組織,官方藉此將屠 殺歸為派系鬥爭下的偶發事件。

黨性殺人

但譚合成說,調查工作組1984年就查清楚,殺人過程並非兩派互相殘殺,而是有軍方背景的道縣人武部支持的一派,殘殺沒有任何反抗能力、沒有犯罪的政治賤民。屠殺不是「派性」殺人,而是「黨性」殺人。

據官方調查組的數字,零陵地區直接 參與殺人行動的加害者有1.5萬到2萬人。

以道縣來說,直接參與殺人的國家幹



↑學生、工人和軍人1971年手拿《毛語錄》向毛澤東表達效忠。(美聯社)



↑上海學生把被鬥爭的人踩在腳底下,以體現毛澤東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手法。 (王友琴提供)

部有426人,占當時全縣國家幹部總數的 22.6%;農村基層幹部有4,665人,占當時 全縣基層幹部的66.5%。

從數字分析,譚合成說:「那就是 說,你沒去殺人,你就要考慮一下,你就 是屬於有問題或是躲躲閃閃的那幫人。」

此外,殺人者中,中共黨員有3,880 人,占當時全縣黨員總數的36.9%,「這 個數字說明,殺人的人就是黨員、幹部、 民兵和農村基層幹部人員。」

道縣屠殺並非文革時期的特例。譚合 成說:「全國每個縣都有殺地富反壞右及 其子女的事,只是殺多殺少的問題。」

因《墓碑》一書獲國際榮譽的前大陸 媒體人楊繼繩在《血的神話》序文表示, 道縣慘案是「政治愚民」對「政治賤民」 的屠殺。中共專制極權土壤中,培育出愚 昧而又野蠻的奴性。

叫我殺 我就殺

道縣案中,一名殺人兇手事後在官方 調查組詢問他的殺人動機時說:「上頭叫 我殺,我就殺。現在,上頭叫我殺你,我也會殺。」

掉進時光隧道的譚合成談起道縣案欲 罷不能。他說,由於案情太過殘酷,屠殺 紀實一書問世後曾遭質疑。

對此,譚合成說,官方對零陵地區文 革屠殺的調查和處理都未公開,一些參與 調查者不願這段歷史塵封,默默提供了珍 貴而機密的紀錄、資料和調查報告。

「這本書是『受害人的控訴和施暴人的口供』,是聯合工作組的官方調查結果。我書上寫的,都是(根據)工作組文件上記載的內容,文件上沒記載的內容,我一律不寫。」

「我的貢獻只有一條,就是說明了他們不是階級鬥爭激烈化引起的殺人,而是 黨的基層幹部組織煽動策畫的大規模殺 人,也就是『黨性殺人』」。

自接觸道縣案之後,譚合成的人生軌跡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良心驅使下, 他放棄了安穩且前途看好的體制內工作, 堅持追求道縣屠殺真相的公諸於世。

半個世紀後,道縣屠殺沒有出現任何

親歷者的回憶錄或懺悔錄,也沒有歷史和 社會學者的研究文章。官方的態度,正是 道縣案親歷者、調查者噤聲的原因。

譚合成批判:「很多應當對民族的未來和祖國的前途負有更多責任的人,在鐵的事實和血的啟示面前,堅決地閉上了眼睛!」

沒有反思 就沒有改變

中共當局雖在1981年公開否定了文 革,卻沒有反思。譚合成說:「就像明知 土壤裡有重金屬,不能耕種,卻不去改 變,有問題的土壤就會一直存在。」

他強調:「沒有反思,就沒有改變。 所以外界說至今大陸仍有文革的土壤。」 十年文革非正常死傷的人數難以統計,各種版本都有。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期間共有172.8萬餘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5萬人因反革命罪遭處決,23.7萬人死於武鬥。

譚合成說,若依這項數字,其他100 多萬死者多屬於道縣大屠中被消滅的政治 賤民。

訪談將要結束前,這位專家用「冤」 字總結道縣的故事,並強調道縣殺人案 實際上是一起「中國式大屠殺」,屬於中 共階級鬥爭思想下的典型屠殺案。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譚合成 說,如果有機會,他最想對中共當政者說 出這句話。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如果時間能倒流… 億文革中父親的身影

回憶文革中被批鬥的父親低頭在家門巷口掃地,串聯途中回鄉的自己 卻不敢相認。楊安無限自責與悔恨,只盼錯誤的文革真正走入歷史, 悲劇不會再重演。

1966年初秋,少年楊安在串聯途中順 道回家探視,意外見到早被打為右派的父 親在自家巷口低頭掃街,身旁放著象徵 「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驚懼恍惚中, 楊安不敢上前相認,卻未料這是父親中風 昏迷前父子最後一次「相會」。

走過50個年頭,當年17歲的少年早已 歷經人生風雨、看盡世事,卻始終放不下 一生敬之愛之的父親病倒前的最後身影。 那個初秋清晨阻擋楊安走向父親的,是如 同狂濤巨浪正吞噬著大陸社會的文化大革 命運動。

老子英雄兒好漢

身為右派分子的孩子,文革後出現的 一副「對聯」當年深深刺痛了楊安年輕 而敏感的心靈。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 漢」,下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 「基本如此」。



對聯來自一名出身中共高幹子弟的紅 衛兵之手,一路從北京大學鋪天蓋地擴散 到全大陸的校園和街頭。楊安在家鄉湖南 看到這副引發「血統論」爭辯的對聯時, 心情不由自主地直往下墜。

文革發動50週年前夕,楊安在北京住 所接受中央社採訪小組專訪時,仍鮮明地 記得當時的感受。

「這副對聯對當時青少年的我觸動非常大。我的父親在他們眼裡是『反動』的,那我就是『混蛋』了。我感覺什麼前途都沒有了。」

17歲正是追夢的年齡,對未來充滿了 想像。這副對聯卻儼然提前對楊安的人生 做了宣判。

楊安說:「他們提出的這個口號,講心裡話,是非常恐怖的。因為前面(中共建政以來歷次的政治鬥爭)是對這批人父輩的鬥爭,包括鎮壓、鬥爭、戴帽子。現在要延續到他們的後代子孫了,讓後代子孫永世不得翻身。」

「做為我這個家庭背景的人來說,我 非常震驚,也非常恐懼,當然也非常的憤 怒、不平。」

嚴酷的階級劃分,讓自卑的楊安對前 途感到灰暗、無望。但真正的恐懼卻是源 自於瀰漫整個中國社會的暴力,特別是家 中遭逢的橫禍。 文革初期,為了 全面動員年輕人參與 這場政治運動,時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 動紅衛兵和學生「串 動紅衛兵和學生「串 大城市學習和交換門 爭經驗。眼看著同學 一批批都去串聯了, 家庭成分(家庭時) 不好的楊安直

到最後才鼓起勇氣從學校所在的長沙市前 往廣州串聯。

父親的身影

楊安選擇廣州做為串聯目的地,是因為途中可經過家鄉衡陽。他聽說右派的父親被批鬥,盤算著串聯途中可順道回家探視,卻沒有心理準備自己心目中形象高大的父親竟帶著象徵「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低垂著頭在家門巷口掃地。

滿懷期待見到慈父的楊安一時之間無 法承受眼前的現實。太多複雜的情緒讓這 個17歲少年遲疑中不敢上前,最後調頭轉 身逃離家的方向。

半個世紀過去了,回憶當年家門口一幕,楊安無限自責與悔恨。那天之後不久,楊安的父親在一次紅衛兵學生上門抄家時被揪著頭往牆上一陣亂撞,導致腦溢血中風癱瘓。從此直到離世前的四年餘,再也不能開口說一句話,再也無法跟至親家人有任何交流。

楊安的父親楊曉麓出身官宦世家和書香門第,曾在大學任教,對日抗戰時為文官,抗戰勝利後歷任衡陽市參議會議長、衡陽市市長。中共建政後,楊曉麓在1958年被劃為「右派」,1979年獲改正,恢復名譽。

文革全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時代的紅衛兵臂章。(歐新社)

毛澤東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發動實為 內部政治權力爭鬥的文革運動,在慘烈的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階級鬥爭 中,當時約有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共1億 人口被整肅、批鬥或下放農村。

期間難以估計的家庭橫遭劫難,楊安 與家人的經歷只是其中之一。那些生離死 別的故事各有外人難以體會的血與淚,是 文革一代人的記憶,也深深地影響了文革 世代和後世中國。

串聯到廣州

火車抵達廣州時, 一出車站,街上一串 串用繩子牽著綑著、戴 著高帽子遊街的「黑五 類」瞬間引起了楊安的 注意,其中一名非常瘦 小的老太太更讓他至今 記憶猶新。「她身上淋 滿墨汁,全身上下只剩 眼睛和牙齒還剩一點白 光。他們把她弄得像個『黑鬼』一樣,好 恐怖。」

「黑五類」是文革時期對「地主、富 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種 政治背景人群的統稱,合稱「地富反壞 右」。廣州街頭鬥爭黑五類的暴力場面, 讓右派分子後代的楊安既不安又震撼。

而這樣的場景,又何只發生在廣州或 楊安的家庭。

文革自1966年5月發動到1976年10月 結束,十年間,各種形式的暴力事件遍布



↑1966年8月,北京中學生批鬥外國修女。(王友琴提供)

全中國大陸城市和農村,其中許多屬於私 刑性質,受害和傷亡人數難以統計,期 間死亡的人數包括200萬到2,000萬等不同 版本。

不勝枚舉的暴力形式則遠遠超過平常 人的想像力。據大陸網上流傳的一個例 子,紅衛兵在北京崇文門對一名「地主 婆」抄家時,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瓶 熱開水從她的脖領灌下去,直到身上的肉 被燙熟。

楊安說:「當時全國都瀰漫著這種暴力的氣氛,那種群眾批鬥根本沒有法治的,人性的惡全部都被釋放出來。社會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國家非常的亂。」

「這些事情毛澤東不會不知道,都是 他發動的,始終在他的操控之中。」

文革初期,以中學生為主的紅衛兵學 生在全大陸掀起了一場接一場似乎永無休 止、狂暴而無理性的批鬥和攻擊,首當其 衝的是學校師長。許多老師不堪身心雙重 摧殘而自殺,也有不少老師精神失常或致 殘,還有老師終生都無法擺脫被殘忍批鬥 的陰影。

在被稱為「紅八月」的文革第一年8 月間,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

也想砸掉舊世界

楊安當年因為家庭政治背景而不能成 為紅衛兵,但他年輕的心靈也渴望打破舊 有的一切,「我當年的觀點是造反派,我 是願意把舊世界砸掉的。」

舊世界有許多胡作非為的當權派官員。楊安說:「把騎在大家頭上耀武揚威的那些人做的事全用大字報揭發出來,好 過癮啊那時候。」

深刻掌握年輕人心態的毛澤東在文革 中充分利用了年輕人。楊安分析:「學生 相對無知,很容易煽動,而且沒有家小、 沒有負擔,只有衝勁。」

他說:「這場運動實際上是『由上而下』發動的,(毛澤東)用當時語境的語言來煽動,而且煽動性蠻強的。」

年輕人原就容易煽動,加上多年來的 洗腦和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楊安回憶:



↑1966年9月,紅衛兵遊行響應毛澤東文革號召。(美聯社)

「那時在全中國,很少有人對毛澤東有所 懷疑,就是全民愚忠、全民崇拜。」

「這個洗腦是非常厲害的。整個國家 只有幾本書,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 再加上馬列的書(馬克思、列寧)。馬列 的書你可以讀啊,但是沒有發給大家, 要自己去買,大部分人也看不懂。全國就 是他(毛澤東)一個人的書。」

文革時期,中國大陸書店裡清一色只有毛澤東著作;文革前五年,大陸共出版逾40億冊的毛澤東著作。每人每天都要集體誦讀「小紅書(毛語錄)」,還要向毛澤東「早請示、晚匯報」、「向毛主席表忠誠」。

半個世紀的時間改變了許多事。文化 大革命運動結束後,曾因前途而不安的楊 安重拾了因文革中斷的學業;大學畢業 後,先是從事與美術專業相關的工作, 之後在浪潮中下海經商,為家人打造了安 穩的經濟基礎。 只是,無論再長時間,生命中總有些 人、有些事,總是難以忘記。50個春夏秋 冬轉眼過去,年少時從父親身邊逃開的往 事,仍深深困在楊安內心深處。

他說:「一直到今天,這件事對我來 說是非常大的痛苦。因為那次以後,我見 到的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也不知道他是 不是能聽到我們對他說的話。」

當年的怯懦,主要源於恐懼。「文革 中那種恐懼,確實對人的傷害太大了,尤 其是我們10幾歲的孩子,那種恐懼感之下 很擔心自己出事情,所以說話、做事都很 謹慎。」

如果時間能倒流,楊安希望17歲的自己能勇敢走上前喊一聲爸爸;但是時間不可能倒流,今天的楊安只能盼望50年前的悲劇不會再重演,「一定要讓人真正認識文革之惡、文革之害、文革之禍,讓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解文革,讓錯誤的文革真正走入歷史。」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紅八月血染北京城 紅衛兵燃起文革烈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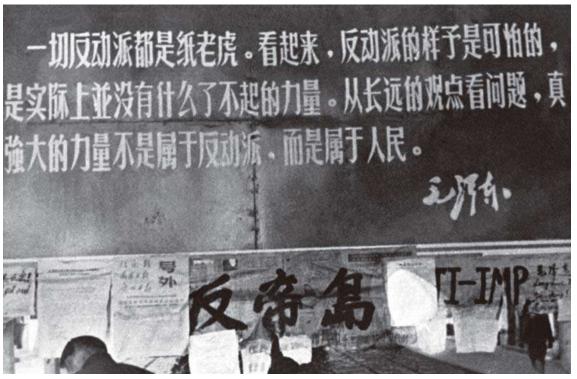
紅衛兵1966年8月在北京市批鬥打死數千人,掀起使大陸全民深陷「人民自己鬥自己」的血腥屠殺潮,打破人性底線的文革鬥爭成為許多人心中難以抹滅的印記。

2016年5月,北京孔廟所在地的國子 監街洋溢著慵懶「小資(產階級)」氣 息。很難想像50年前,孔廟裡充斥血腥暴 力的革命瘋狂激情,一群作家跪地遭數百 名中學生痛罵毆打。

1966年8月23日,老舍與數十名知名 作家被押到孔廟內,頭頂地,跪在焚燒京 劇服裝、書籍的烈火堆旁,被數百名女紅 衛兵用木刀、銅頭皮帶劈頭蓋臉狂

亂抽打數小時,之後再被拖回北京市 文化局。

這些紅衛兵是16、17歲的北京中學生,她們當天衝到文化局等機關,為的是 揪鬥心目中所認為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



↑廣州紅衛兵在長堤附近張貼毛澤東語錄的大字報。(中央社典藏)

權威」,為的是「打革命黑幫!誓死保衛 毛主席!誓死保衛黨中央!」

滿身是血的老舍當晚被拖回文化局,繼續遭到毒打,之後被送到公安局,一直 到半夜才獲准回家,而且被命令第二天還 必須接受「批鬥」。67歲的老舍第二天出 門了,但他去了西城區太平湖,投湖自殺 了。

這是中國大陸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的景象之一,老舍並不是第一個遭到「中學生娃娃兵」紅衛兵凌辱致死或自殺的文人或教育界人士。

致力研究文革歷史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王友琴把1966年8月稱為血淋淋的「紅八月」,光是這個月北京市就有上千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更駭人的是,這些中學生紅衛兵親手打死的多半是自己的老師、校長。

「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狼?」 而且是由中共高幹子弟的「好孩子」率先 發難?

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必須被消滅

首先,得先回到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 來至1966年的17年來時空脈絡紋理。

「無產階級專政」一直是中共1949年 建政以來,所標榜的共產主義目標與理 想,毛澤東主張手段是「階級鬥爭」,把 國內民眾劃分為「人民」和「敵人」, 「敵人」不具備人籍,「只要你是階級敵 人就必須被消滅」。

自1949年以來,毛澤東持續不斷發動階級鬥爭,在農村持續推動土地革命,殺戮數百萬名地主,號召貧苦農民階級鬥爭,鬥垮富農。在知識界,中共1950年至1953年推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57萬人被整肅,逾80萬人遭處死;1957年至1958年推動反右運動,數百萬名知識分子遭到整肅。

在毛澤東眼裡,民眾有階級區分,無 產階級永遠站在歷史正確一方,資產階級 必須被鬥爭。統治階級的「紅五類」指「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和革命烈士」。沒有公民權、被專政的對象「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與右派」。

1957年反右運動後,毛澤東進一步要求「重新劃分階級」,左派是依靠對象, 中間派是團結對象,右派是敵人,是打擊 對象。中間派又為中左和中右。

因此,每個人依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及政治表現而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階級定位。

專政體制 控制力直達每個家庭

中共當時在城市推動「單位體制」, 把每個人在一個具體單位(如企業、工 廠、學校等)裡的食衣住行「包下來」, 同時搭配政治審查、政治鑑定、檔案制 度、勞動教養等制度,以確保每個人都能 服從單位長官的指示、安排與調動。

在農村,中共1958年推動的人民公社,一開始標榜「吃飯不要錢、生病不要錢、住宿不要錢」,這種兼具政權、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組織合一的組織結構,可以把一黨專政落實到農村社會最底層。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分析指出, 把國家權力的控制落實到縣以下的鄉、鎮、村,以至每個農民家庭,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這可以說,自1957年之後,不管是城市或農村,中共都打造出一張綿密的網,黨的控制力直達每個家庭之中。

接下來,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後,推動 大躍進運動,但各地謊報成果,實際上反 而引爆農村大饑荒,1960年「非正常死 亡」人數超過千萬人。



專研中共黨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 發說,毛澤東為實現理想共產天堂,推動 農業工業大躍進、人民公社,以失敗告 終。「在毛的心中,歷史絕不能倒退回資 本主義」,「革命就是為了往前走,不革 命行嗎?」。

前所未有的革命 砸爛黨機器

因此,毛澤東決定再發動革命,而這 次對象鎖定的是中共本身官僚組織,「這 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革命」。

在毛澤東授意起草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一般稱為《五一六通知》。不少學者認為,這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

這份通知強調要推動「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 示警「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 文化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機會「他 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推動「資產階級專 政」。



↑北京北海公園貼滿批鬥當時宣傳部副部長 張平化的大字報。(中央社典藏)

在城市的知識分子歷經反右、農村經歷大饑荒而顯得奄奄一息。在中共建政之後才出生的16、17歲中學生立即以純粹熱情響應了「毛主席」的革命號召。

學者錢理群曾這麼形容這些熱血青年,「他們都非常單純、非常簡單、非常純潔。他們腦子裡只有兩個概念:國家和黨。別的都沒有,所以他沒有私心,也不懷疑,一心跟著共產黨走,走向共產主義。」

他說,他們「把黨的目標看作是自己的目標,然後勇往直前, 黨指向哪裡, 就打到哪裡去。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保衛某種價值,就算自己也未必真正理解這些價值,但保衛起來卻顯得毫無畏懼。」

這些中學生從小接受學習雷鋒運動, 也就是「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指示辦 事,做毛主席好戰士。」而且自許要成為 「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

中學生紅衛兵率先響應

回顧當時中共建政之後所開展階級鬥爭、革命至上的教育。這就不難想像為何當年是由許多共產黨幹部子女所就讀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5月底率先成立「毛澤東的紅色衛兵」組織,響應毛澤東的文革號召。



↑北京東安市場被紅衛兵改為東風市場。(中央 社典藏)

錢理群曾分析,這些「又紅又專」小 紅衛兵,父母是共產黨幹部,自小就有接 班人的概念,自認「我們是純純粹粹的無 產階級血統,我們生到這個世界上,就 是為了造資產階級的反」;而造反是為掌 權,「大權一定要我們掌,這是毛主席給 我們最大的權利。」

清華附中100多位學生簽名的「紅衛兵」大字報一「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誓死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在1966年6月貼出。他們絕大多數是主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中共高幹之後。

幾乎同一時間,1966年6月1日,中 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 蛇神〉社論,號召「億萬工農兵群眾」把 「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 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清華附中學生受《人民日報》社論鼓舞,陸續貼出「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三張大字報。宣稱「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

大字報宣稱,「我們就是要掄大棒、 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 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 亂亂的,越亂越好!」

大陸學者金沖及在《二十世紀中國史 綱》一書中寫道,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標 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毛澤東表態支持造反 天安門接見千萬紅衛兵

紅衛兵組織出現,無疑立即成了毛澤 東所尋找藉以發動革命的巨大的衝擊性力 量。

因此,毛澤東當年8月1日親筆回信 給清華附中學生以示鼓勵。接著,他在 8月5日寫了「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 字報」,指涉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是 「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6年8月8日,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11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提出文革的目的是要「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文件明定,文革主要手段是放手發動 群眾,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要充分運用 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 放。

中共中央發布文革綱領文件後,毛澤 東8月18日首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公 開支持學生造反。

8月18日的五天後,一群由女中學生

所組成的紅衛兵不僅批鬥自己的老師,還 進一步批鬥包括老舍在內的許多作家。

雖然,老舍是堅貞的中共黨員,創作 許多歌頌中共的作品,也曾積極參與毛澤 東發起反右運動,而被譽為「人民藝術 家」,卻也在文革中遭批鬥投湖自殺。

除了老舍之外,在瘋狂「紅八月」 裡,北京有上千名的中學老師遭自己的學 生當眾活活打死。

學者王友琴告訴中央社,「1966年8 月下旬到9月上旬,紅衛兵在北京打死了 1,772人。這些人不是用槍或者刀一下子 打死的。而是用拳頭、木棍、銅頭皮帶打 死的。打死的過程長達數小時。」

全國性革命大串聯

學生打死老師的暴力革命之後迅速擴 散至全大陸各地,這不只因為中共1966年 6月宣布停止大學入學考試,而且還以國 家財政補貼鼓勵學生到外地進行革命大串 聯。

中共中央1966年9月5日宣布, 學生 到外地參觀學習運動經驗,坐車、坐船不



↑1966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牆上檢閱紅衛兵。(美聯社)



↑文革時期最典型的噴氣式飛機鬥爭 姿勢。(王友琴提供)

要票,吃飯、住宿不用花錢,各大中小學宿舍、機關廠房都須騰出來開設接待站。

此外,毛澤東從8月18日至11月底, 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的紅衛兵總計達1,100 萬,占當時中國大陸總人口的1.6%。這 些都激發紅衛兵小將們的革命熱血瘋狂激 情到極點,外顯革命行為也日趨暴虐。

接下來,紅衛兵產生「全國性大串聯」,從北京向南京、上海、成都、武

漢、廣州、長沙等地輻射分流,真正助長 「天下大亂」的局面形成。

不過,率先開出文革第一槍的「紅衛 兵」當時一定沒想到隔幾個月之後,自己 也遭到整肅。

中共中央1966年10月5日下達「踢開 黨委鬧革命」,還指示文革初期被打成反 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者,應宣布無 效,並予以平反。

這意指全大陸各地共產黨的當權派, 無權再領導當地地區、行業或單位的文化 大革命。這個「造共產黨當權派」的大浪 潮, 無疑與高幹子弟想造的反,背道而 馳,因為他們父母就是當權派。

造當權派的反全國開始內亂

因此,接下來有了「造反派紅衛兵」 的興起。

這與1957年所重新劃定的「左、中、 右」階級,幾乎顛倒過來,原來的左派幾 乎變成「保守派」,也就是高幹子女所組 成的紅衛兵,後來又稱為「老紅衛兵」或 「保爹保媽派」。

原來的右派則變成了「革命的造反



↑兩名當年紅衛兵2016年重新檢視文革的紅袖章。 (歐新社)



↑2004年,上海街頭販賣毛澤東語錄 的打火機。(中央社)

派」,或稱「造反派紅衛 兵」。

「造反派紅衛兵」可 說是毛澤東終於找到「可 以砸爛黨機器」的最基本 力量,這些在1957年因重 新劃分階級而受到不公平 對待的造反派,本身就有 很多委屈與不滿的能量, 因此全力「砲轟」各級黨 組織,各級黨組織的一把 手受到摧毀性的打擊。

這正是毛澤東想要的 「奪權」,也就是透過 「砸爛黨機器」,整肅黨 內當權派,這蘊含了對當 時擔任國家主席劉少奇 「黨內當權派」等高幹的 整肅。

這也註定「老紅衛 兵」與「造反派紅衛兵」 之間的相互攻擊,以及老 紅衛兵與當時代表毛澤東 執行文革、鬥爭劉少奇的 中共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 衝突。

老紅衛兵或是造反派紅衛兵「當國家主人」的

一分鐘看懂文革

Q:文化大革命是什麼?

A: 毛澤東推動人民公社、大躍進,導致大陸逾千萬人 陷於饑荒死亡。1966年,毛澤東為轉移責難,推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動員紅衛兵在各地進行階級 鬥爭,並尊毛澤東為最高領袖。

Q: 文革鬥爭的對象?

A: 一開始針對知識分子,之後各地的黨政要員都被造 反派鬥倒,農村批鬥屠殺「地主、富農、反革命、 壞分子、右派」的黑五類。

Q:文革歷時多久?

A: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五一六通知》啟動文革, 至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10月6日「四人幫」 (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逮捕,成為 發動文革的替罪羔羊,文革才算正式結束。

Q:文革影響?

A:文革時期,在紅衛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學生鬥死老師、子女鬥父母,造反派鬥倒當權者,各地武鬥、屠殺,導致數百萬人死亡。道德人倫界限崩毀,整個中國陷入十年煉獄。

Q:中共如何定調文革?

A:中共在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否定文革,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由 領導者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 共雖否定文革,但也避談文革,更不曾直接點名造 成這場「內亂」的毛澤東。

中央社製圖

黃金歲月只有短短幾個月,在他們以革命 引爆暴力血腥、開啟打破倫常的鬥爭運 動,達到「天下大亂」之後,中共中央 1967年2月3日就宣布停止全國革命大串 聯。

1,700萬名知青下鄉 數億民眾身陷十年浩劫

1968年7月起,紅衛兵們再度接受毛 澤東的號召,到農村再接受教育。

從1968年到1978年止的整整十年間, 全大陸約有1,700萬名青年下鄉到邊疆和 工廠去。其中很多人沒機會再接受教育, 成了「失落的一代」,同時「知識青年」 的記憶也成為大陸一代人獨特的集體記憶。

數千萬名紅衛兵就這樣離開文革血腥 屠殺歷史的第一戰場。但這場由毛澤東主 導的「瘋狂進擊」文革並未停歇。

接下來幾年,全大陸幾億民眾都身陷 這場觸及肉體與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 不管城市或農村,都展開對黨組織的鬥 爭、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武鬥,農村地區甚 至展開集體屠殺黑五類分子的運動。

約有近180萬人在這場「人民自己鬥 自己」的時代中死去,文革中打破人性底 線、倫常的鬥爭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一輩子 難以抹滅的印記。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文革大亂殺黑五類 每鬥必死每死必吃

學者分析,文革嗜殺狂之所以殺人,「大都是懷著神聖、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覺,以及革命的恐懼感」,和大饑荒求生般的吃人不一樣,「是更令人恐懼的。」

大陸文革爆發後,學生打死老師、造 反派鬥死黨政官員,革命激情暴虐蔓延 至全國,甚至出現「亂殺風」,「黑五 類」慘遭滿門抄斬。十年期間,180萬人 遭「同胞」批鬥、屠殺身亡。這等於殺 了現今的一整個台南市人口。

鼓勵人民造反的國家 造當權派的反

在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造當權派的反」下,1967年1月開始,時任大

陸國家主席劉少奇與太太王光美數度遭到幾十萬名紅衛兵的批鬥、毆打,之後劉少奇遭中共中央認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久開除黨籍。劉少奇之後遭軟禁,1969年因病身亡。

一個公開鼓勵人民造反的國家,名義 上國家最高元首、被視為毛澤東接班人 的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都遭到幾十萬人 公開批鬥,軍隊元帥、各地方首長也都 慘遭批鬥身亡,那麼,這個國家接下來 會發生什麼事? 事實證實,這使得造反蔓延至全國各地,造反派與當權派互鬥,許多地區甚至出現一股「亂殺風」,而喪命者卻往往是早已遭共黨極權體制剝奪公民權的「黑五類」。

亂殺風興起 每鬥必死每死必吃

1967年至1968年,廣西73個 縣就有6萬至8萬人遭無辜屠殺, 許多「黑五類」慘遭滿門抄斬, 當地還出現「吃人群眾運動」, 動不動就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 必死,每死必吃。

大陸學者鄭義在《紅色紀念 碑》一書具體描述,吃人運動到達高潮 時,「活人開膛,只需在軟肋下用刀拉一 『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一踩,心與



↑1966年8月10日,一名年僅15歲的小紅衛兵在天安門 廣場振臂高喊文革口號。(美聯社)

肚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分析說, 這些殺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發動奪權革命,打倒中共上海市委。毛澤東表態支持,導致大陸造反派與當權派鬥爭加劇。圖為上海工人遊行響應毛澤東號召奪權革命。(美聯社)



↑當年北京二中的紅衛兵2016年重回母校門 ↑上海附近楓涇古鎮還保留著人民公社,會議 口,坦承文革是場災難。(歐新社)

人者之所以殺人,「大都是懷著神聖、 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覺,以及革命的恐 懼感」,這和大饑荒求生般的吃人不一 樣,「此種革命的嗜殺狂,是更令人恐 懼的。」

一名當年曾參與殺人吃人的廣西老人 生前接受媒體訪問說,「是我殺了他。誰 來問我都不怕。幹革命,心紅膽壯,全村 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 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 爭!」「我犯了錯誤,應該由政府來殺, 不該由我們來殺。」

老人的話讓人了解到,當年集體屠殺 的背景確實是出自革命激情嗜殺與不殺死 對方自己就得死的恐懼。正如大陸知名報 導文學家蘇曉康所言,發生人吃人的人倫 悲劇甚至不是因為飢餓, 而是「純政治 性的生存絕境」。

毛澤東轉移鬥爭對象

錢理群曾分析指出,1967年至1968 年,毛澤東把自己「武裝左派」和「群眾 專政」的失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歸之於 早已被打倒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 階級」,並再度號召民眾鬥爭。

事實上,上述這些人早在中共建政



室牆上寫著文革時期的標語。(中央社張銘

後,就被「戴上帽子」,被視為無產階級 的「敵人」,沒有公民權。他們動不動就 被拉出去批鬥,因而大多「不敢亂說亂 動」。但文革時期,他們不只被批鬥,還 遭到屠殺。

在中共二元思維鼓吹下,「敵人」等 同於「非人」,這些人已被「從人籍中開 除出去」。他們在文革時被型塑為「反革 命分子」,也就是所謂「叛亂分子」,可 能會動搖國本,因而遭到極刑對待,甚至 是抄家滅族。

紅色教主毛澤東 號令全民

毛澤東一聲令下,各地討伐力道如此 強烈,還因為當時毛澤東驚人的「紅色教 主、地位。毛澤東不僅在黨內建立獨尊地 位,更成為全民的精神導師。不管保守派 或造反派,都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

文革時期,大陸書店裡清一色只有毛 澤東著作,全民每天都要集體誦讀「小紅 書」,也就是《毛語錄》,「向毛主席 早請示、晚匯報」,每天還要跳「忠字 舞」,「向毛主席表忠誠」。

「毛澤東的肖像和語錄都被神聖化 了, 連他送給紅衛兵的芒果都被當成聖物 來看待。若不小心損毀了印有毛澤東三個字的報紙,更會惹上『反革命』的罪嫌, 遭到無休無止的批鬥。」專研中共黨史的 中研院院士陳永發這麼形容。

當時各地街頭上到處都可看到以朱紅 顏料寫成的毛語錄,農村裡的廣播,每天 播放「毛主席語錄」、革命歌曲及中共中 央的最新指示。

在全天候無止盡的廣播動員下,大陸 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澤東指控「國民黨、 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反動勢力,大陸 許多地區傳出許多「反共救國團」、「暗 殺(紅五類)團」組織成立、黑五類分子 要奪權叛亂等謠言。

抓出隱藏的敵人 黑五類成祭旗對象

再加上「毛主席說,要對『階級敵人』颳十二級颱風,而且『要抓出隱藏的敵人』。」不少農村陸續出現大屠殺行動,因為必須「制敵為先」,原本就是「階級敵人」的黑四類或黑五類分子優先成為祭旗對象。

早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 大興縣13個農民公社就屠殺325名四類分 子和子女,有22戶被滿門抄斬,年齡最大 的是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1967年秋天一直到1968年8月,廣西 也發生集體大屠殺黑五類及子女的事件。 1967年10月,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兩 天內坑殺76名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揭 開廣西大屠殺序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要求廣西停 止武鬥,嚴懲現行反革命分子,反而釀成 第二波大屠殺高潮。

黑五類遭滿門抄斬

廣西
遭集體
大屠殺的
受害者
,多半被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中)1981年受審,四人幫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替 罪羔羊。(美聯社)

控參與「暗殺隊」或是「反共救國團」, 且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四類分子。

2006年,時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曾發表研究指出,文 革時期,雲南、青海、內蒙古、湖南、湖 北、廣東、廣西等地都曾出現「系統性地 成批處決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同於群眾 街頭武鬥所造成的傷亡。

他分析說,在集體大屠殺前,地方 政府會先編造謠言,然後展開鎮壓屠殺。 殺人過程是有組織的,有時召開群眾大 會,即公審大會,當眾處死多人。有時被 害人會被捆綁帶到無人地方處死。這類行 動還會得到政治獎勵。

消滅階級敵人 演變為大屠殺

「受害者大多是四類分子及其家人。 這意味著集體屠殺是消滅階級這一黨(中 共)的長期政策演變為集體滅絕的過激表現。」蘇陽根據種族滅絕的文獻,從政策 角度提出這種分析。

他分析廣東、廣西、湖北三地的集體 大屠殺事件後發現,「越是貧窮的邊遠地 區,越可能發生集體屠殺。」這是因為當 城市階級鬥爭語言向下傳播時,在鄉村會 以極端暴力形式表現出來,與國家對暴力 的鼓勵也有關。

黑五類:

中國的猶太人群體

評論者林達在鳳凰網發表評論文章, 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國民黨政權的 軍政人員被中共定義為歷史反革命)、壞 分子」稱為中國的「猶太人群體」, 這 個大約2,000萬人的群體從1949年就開始 大規模的被非法殺戮、被無罪監禁、被非 法限制自由、被非法剝奪財產。

文革時期,黑四類擴大為黑五類,甚至是21類分子。「納粹和文革浩劫的問題,是徹底毀掉法治基礎,大規模誣陷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平民。」林達如此分析。

文革結束後幾年,中共陸續對「地富 反壞右」、黨外人士、台港僑屬、投共前 的國民黨人員等人「摘掉帽子」,給予公 民權,他們不再被視為政治賤民。逾300 萬名中共黨員幹部得到平反。

陳永發說,「在文革中曾被批鬥的黨 政幹部,文革後得到平反,不僅官復原 職,還升遷很快。但是那些地主、富農與 資本家呢?」

黑五類只是被摘去帽子,但被中共定 義的身分歷史罪始終未能平反。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毛澤東發動文革 赤裸權鬥顛覆體制

文化大革命,雖然名為「文化」,實際上卻是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毛澤東經過十年醞釀,一朝發動即掀起腥風血雨,直到勝利者毛澤東 自己倒下才終結。

1966年爆發、持續長達十年的「文化 大革命」,為中國大陸帶來了巨大的破壞。雖然名為「文化」大革命,但實際 上,這卻是場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直到勝 利者毛澤東自己倒下才告終。

根據各界的看法,文革雖在1966年發動,但它早在1950年代後期,就在毛澤東與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二號人物劉少奇之間的矛盾下,經過多年醞釀,才由毛澤東發動。

文革前近十年 毛澤東疑心劉少奇

當然,劉少奇不是毛澤東打倒的第一個對手。在中共建政前, 毛澤東就鬥倒了蘇共支持的黨內要角王明,所幸王明還能避居蘇聯終老;建政後,毛先是鬥垮了高崗、饒漱石等高官,後來更指向對政策直言不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彭最後於文革中得不到醫療而飽受病痛折磨至死。



↑1968年10月,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並開除黨 籍及各項職務,隨之而來的是舖天蓋地的批鬥。

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開始以一 系列極左方針治國,卻逐漸受到黨內質 疑。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不符規律、不 切實際的「大躍進」運動,造成經濟重大 失調。在黨內壓力下,毛澤東同年底宣布 交出大陸國家主席職務,並在1959年4月 由劉少奇接任。

這讓劉少奇和毛澤東的肖像得以並列,成為「兩個主席」,但這其實是毛澤東的以退為進。表面上,毛澤東是為「大躍進」的失敗擔責;實際上,他早已懷疑劉少奇,並藉此舉觀察這個接班人忠不忠誠,而且加以提防。

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大躍進」還沒結束,大陸便發生長達三年的大饑荒。 1962年飢荒結束,中共召開逾7,000人參加、史稱「七千人大會」的中央擴大工作會議。會中,毛澤東罕見地坦承錯誤,劉少奇卻脫稿演出,直指飢荒是「三分天 災、七分人禍」,矛頭直指毛澤東。

文革研究者普遍認為,從「七千人大會」起,毛澤東便斷定劉少奇對自己有二心。此後,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猜忌越來越深,數度對黨內高層不點名地批判劉少奇,且利用四年的時間布局。

五一六通知吹響文革 劉少奇成階下囚

1966年5月,中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並以中共中央名義在5月16日發 布通知,直言「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 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 專政」,「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 他們的領導權』」。

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被視 為文化大革命開端及綱領性文件。而黨內 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劉少奇就是要被「調 動領導權」的頭號對象。到了8月5日,毛 澤東更發表「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 報」,圖窮上現,劉少奇正式成為文革的 箭靶。

三天後,中共八屆11中全會便通過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正 式宣布展開文革。「文化大革命」這五個 字,從此席捲中國十年。

文革,是大陸一個被全面顛覆的年 代,連政治權力核心也不例外。

《五一六通知》正式提出成立「中央 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陳 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17人納入 成員,掌管全國學術、教育、新聞、文 藝、出版等五大領域,等於控制了大陸的 意識型態領域。

三個月後,中共八屆11中全會賦予中 央文革小組大幅擴權,成員更可列席政治 局會議。此後,劉少奇、鄧小平及大部 分政治局常委被一一打倒或「靠邊站」 (無法管事),可以列席會議的十多名中 央文革小組成員,實際上便取代政治局, 掌握中共最高權力。

直到1969年中共舉行九大,不少成員本身也被鬥垮的中央文革小組才告解散。 其中,在「四人幫」揣摩上意及毛澤 東默許下,劉少奇的遭遇,是中共被批鬥的黨內高官中,最為悽慘的一個。

1966年10月,劉少奇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並自我檢討,「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從此充斥北京街頭;1967年一整年,他在舖天蓋地的文攻武鬥,以及被監管得像牢房般的家中度過;更在1968年10月被安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開除黨籍及各項職務。

這段期間,形同囚禁的劉少奇,由於疾病未能得到治療,病情加重。然而,他卻在1969年10月從北京被送往河南開封監禁,並於11月12日病逝。兩天後遺體火化,火化申請單姓名卻寫成「劉衛黃」,死因是「烈性傳染病」。堂堂國家主席,就這樣被批鬥至死。

林彪權欲薰心謀大位政變失敗外逃墜機亡

林彪以新接班人之姿,在文革中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然而,他逐漸顯露野心,覬覦劉少奇留下來的國家主席位子,於是在1970年大力鼓吹毛澤東回任國家主席,圖的是毛不想接任,便會輪到自己來接,大做與毛主席齊名的「林主席」之夢。



從此,毛、林關係急轉直下,毛想鬥倒林,林想除掉毛。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期間,林彪更指使兒子林立果及親信在鐵路沿線行刺毛澤東,卻被毛察覺而落空。當毛返回北京,林彪偕妻子葉群及林立果一同搭機叛逃,卻因油料不足,在蒙古國墜機身亡。

林彪的死,對毛澤東是重大打擊。而 身陷文革風暴的大陸民眾更在省思,為什 麼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都落得如此下 場?

直到這時,毛澤東才開始回過頭來, 關注那一大群被打倒的老部下。在周恩來 主導下,這些黨內菁英逐步重返崗位。但 另一方面,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文革 小組班子,加上後來竄起的王洪文,遂結 合成「四人幫」,繼續攪動著大陸風雲。

林彪死文革形勢趨緩鄧小平及老幹部復出

而重新起用的黨內菁英,在文革的後 半個五年,便成為和「四人幫」抗衡的力量。其中,和劉少奇一起被鬥倒的鄧小平,便成為最具指標的人物。

1975年1月,病重的毛澤東,更一口 氣將中共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 等職務都交給了鄧小平。從此,鄧小平在 黨內掌握了不亞於四人幫的權力,卻讓他 與四人幫的鬥爭更激烈。

但善於權術的毛澤東則躲在幕後玩弄 平衡,時而批四人幫,時而批鄧。同時, 他還指定了自己的最後一個接班人一華國 鋒。 一年後的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 四人幫迅速反撲得勢,鄧小平的地位岌 岌可危。4月5日,天安門廣場出現自發性 悼念周恩來、不滿四人幫的大批人潮。最 後,不但在軍警強力鎮壓下收場,鄧小平 再度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只保留黨籍。

這一來,華國鋒接任國務院總理及中 共副主席,毛澤東更用鉛筆寫下了著名的 「你辦事,我放心」字條,正式確立接班 人地位。

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瓦解 十年生靈塗炭令人唏嘘

毛死後,四人幫急欲奪權,四處串聯,甚至在上海將槍枝發給民兵,意圖發動武裝政變奪權。但在華國鋒及親鄧小平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聯手下,10月6日一舉在中南海逮捕四人幫。消息一出,全大陸民眾歡欣鼓舞,為之沸騰。

從1966年5月16日到1976年10月6日, 十年的動亂,從上到下顛覆了大陸從政 治、經濟,到文化、社會,乃至於家庭及 個人。

但追根究柢,卻是毛澤東為了害怕大 權旁落,藉由徹底摧毀社會秩序,達到顛 覆既有體制,貫徹個人意志的手段,代價 則是讓整個大陸陪著他陷入十年的浩劫。

他藉由文革,擊垮了所有政治上的對手,最後自己倒下。留下了滿目瘡痍的國土,也讓中共內部為他留下了「建國有功、治國有過、文革有罪」的評價。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鬥天鬥地鬥人

毛澤東好鬥成性

出身黑五類的毛澤東,24歲就寫下經典的語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少時叛逆性格顯露無遺。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 這些詞語在中共當年舖天蓋地宣傳下, 把毛澤東從梟雄捧成了英雄,把人捧成了神,且在文革時達到高峰。然而毛澤東真 有這麼偉大嗎?恐怕未必。別的不說,光 是階級成分,他就屬於「富農」,是中共 定義中的「黑五類」,其實是屬於應該被 打倒的對象。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於湖南省 湘潭縣一個名叫韶山沖的小村落。父親毛 貽昌,是韶山沖的富農。因此,毛澤東的 家境不錯,但他與父親的關係卻非常緊 張,經常爭吵甚至挨打,反而是母親文七 妹經常護著他。因此,毛澤東年少時便養 成叛逆的性格。

1915年,毛澤東在他就讀的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帶頭發起了驅趕校長張幹下台的「驅張運動」而成功。兩年後,才24歲的毛澤東,就寫下了「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詞句。

這幾句話中的「奮」字,在中共建政 後卻被刪去,成為聞名遐邇的「與天鬥, 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 其樂無窮」。但無論哪個版本,都充分反 映了毛澤東好鬥的性格。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這些口號在中共當年舖天蓋地宣傳下,把毛澤東從梟雄捧成了英雄,把人捧成了神。

成功發動農村暴動路線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獨尊

其實,在中共成立初期,毛澤東的地位並不高,甚至在周恩來、朱德之下。但他叛逆好鬥的性格,加上選擇農村暴動路線發展實力,讓他在黨內地位逐漸上升,進而在中共遭國軍圍剿逃亡的「長征」時

期—1934年,經由遵義會議,成為中共的 實際領導人。

之後,中共據守延安,藉由對日抗戰發展自身實力。但毛澤東在黨內,權威還沒有到「一句頂一萬」的地步。直到1945年4月至6月中共延安召開七大,在另一名要角劉少奇的主導下,中共修改黨章,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列,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

從此,「毛澤東思想」五個字不但正 式誕生,也成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及個人崇 拜的根源。但卻在21年後的文化大革命 中,為中國帶來了巨變。

儘管身為一黨之尊,甚至在中共建政 後成為一國之尊,但叛逆性強的毛澤東, 拒絕按照任何規律行事,連生活作息都不 正常,甚至連睡覺的時間都不固定,經常 是白天睡覺,晚上辦公,讓下屬都得配合 他的作息時間,向他請示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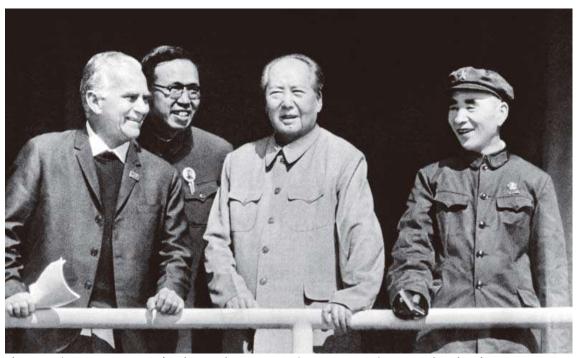
這樣一個唯我獨尊成習的領導者,連 帶養成的,就是恐懼大權旁落的不安全 感,成為他日後懷疑劉少奇、鄧小平等 人,進而發動文革加以鬥垮,搞得中國秩 序大亂的根源。

文革期間的1970年12月,毛澤東在接 見美國左派記者兼作家斯諾,親口說出 「我是和尚打傘」(意即「無法無天」) 的話時,已經77歲。對照他24歲時說出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話,充分說明 毛澤東是個好鬥成性的人。

權力鬥爭及個人崇拜 毛主席話一句頂萬句

除了好鬥成性,在中共建政後,權力 的唯我獨尊,也讓毛澤東逐漸產生了個人 崇拜的心理,進而在文革時期形成席捲 全中國的浪潮。

例如1958年3月中共成都會議上,毛 澤東曾經當場打斷下屬對個人崇拜的負面 看法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 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



↑1970年12月,毛澤東(右二)在接見美國左派作家斯諾(左)時,親口說出「我是和尚打傘」,對照他24歲時說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話,充分看出毛澤東好鬥成性。

「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 我是主張個 人崇拜的」。

毛澤東顯露出的自我崇拜,被黨內的 野心家、中共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看出 來了。從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起,林 彪言必稱毛主席,簡直把毛澤東捧上了 天,也把自己捧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中 共的二號人物。

文革時期著名的「毛主席的話,一句 頂一萬句」,就是林彪的傑作。此外,林 彪更一次封給毛澤東偉大的導師、偉大的 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四個 偉大」封號。

在林彪的吹捧、「四人幫」的吹捧, 以及毛澤東需要利用這種個人崇拜,達到 權鬥目的下,大陸全國對毛澤東的崇拜, 在文革前夕及期間,簡直到了瘋狂的地 步。 例如,人們搭車、上班、買菜時,得 先背上一段毛語錄,背不出來或背錯,不 准上車、上班及買菜。上下班,一早要先 在毛像前集合,說明今天要做的事,同時 表態效忠;傍晚,則要總結今天做過的 事,同樣表態效忠,便成為向毛主席「早 請示、晚匯報」。

這些把權力鬥爭及個人崇拜發揮到極 致、推升到瘋狂的行為,便成為文革的寫 照。

然而激情過後,毛澤東這個「太陽」,終究在1976年9月9日殞落了,文革也隨之結束。當年的瘋狂崇拜,化為了一幅幅照片和影片,且越來越多人知道這只是一場權力鬥爭。讓這些畫面,如今只能成為令許多大陸老一輩人不堪回首的紀錄。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中共無法直面文革道歉反省遲遲不來

因為當局不准公開討論文革,及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讚美「文化革命」,至今文革的真相與教訓仍不能廣被認識,難怪大陸流亡作家蘇曉康感慨「中國人很悲哀」。

「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普世記憶,30 歲以下的中國人,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非中文讀者,更是一頭霧水。」流亡海外 的中國大陸作家蘇曉康說,「中國人很悲 哀」。

近代重大的人類集體悲劇,最為人熟知的要算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有計畫的滅族,人數約在600萬。而文革死

難者人數,官方雖然沒有統計,研究者卻 指出200萬到1,000萬等不同數據。

蘇曉康告訴中央社記者,倖存的猶太 人主要靠文字,將他們的故事變成普世經 驗;但文革卻因為當局不允許公開討論, 以及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讚美「文化革 命」,至今文革的真相與教訓仍不能廣被 認識。 對一些西方左派學 者來說,文革這種社 會改造的實驗是新鮮 的東西,福柯(Mi c h e l Foucault)、詹明信 (Fredric Jame son)、巴 迪烏(A l a i n Badiou) 等,都曾對文化大革命 有過肯定之語。

曾任教於北京師範 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郭建 撰寫〈人還活著,他已 經死了:一個中國人眼 中的福柯〉一文,根據 這篇文章,福柯認為文

革時的中國國家機器「教育群眾,給群眾 政治訓練, 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 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 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 須殺死他』」。

郭建批評,福柯對中國認識不多,自 己沒有經歷過令人膽戰心驚的「群眾專 政」,一邊享受法國政府對人權和言論的 基本保障,一邊進行對人道主義的批判。

某些人對文革持有浪漫化想像,但文革的「惡」卻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紅衛兵要求自行車上都要掛上毛語錄。(中央社典藏)

嚴鳳英之死

蘇曉康曾是1980年代大陸報導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1988、1989年間,因拍攝電視節目《河殤》續集,有機會了解中國知名黃梅調演員嚴鳳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他說和劇組悲痛得吃不下飯。

1968年,嚴鳳英被安徽省藝術學校的 造反派紅衛兵逼供,加上友人的言論,她 憤而吞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軍代表劉萬泉 來了以後,先是要大家表態,誰也不能流

> 眼淚,然後說嚴鳳 英是國民黨特務, 肚子裡有發報機, 要開腸剖肚。

> 刀子劈到恥骨 時,膀胱的尿噴草 地說:「嚴鳳英棒 地說:「嚴鳳英, 也沒看過你的戲 也沒看過你的的 影,今天我看到你 的原形了!」



↑文革時期到處都有興無(產階級)滅資(產階級)的口號。(中央社典藏)



↑中共1976年在天安門舉行慶祝儀式,華國鋒擔任大陸國務院代總理。(美聯社)

文革之惡 人倫防線崩潰

嚴鳳英之死,沒有人承擔責任。根據嚴鳳英的先生王冠亞記述,劉萬泉被問到為什麼要這樣整嚴鳳英時,說:「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劉萬泉還被評為「活學活用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

但是,文革發動者並沒有叫劉萬全去開腸剖肚,就像沒有下令要階級鬥爭中人吃人一樣。蘇曉康認為,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悲劇,背後都有毛澤東的「背書」,但個別作為也可能夾雜個人的惡性,譬如劉萬泉的行動。

他認為,文革研究中最難的,就是探討「人倫防線是如何突破」的。這個防線的突破,不是因為飢餓的生理反應,不是因為改朝換代中只能任人宰割的情境,而是「為了不被人害而去害人」引發的大規

模恐怖,讓人看見「壞的制度下,人性的 惡可以惡到什麼程度」。

對於人倫防線如何崩潰的問題,芝加 哥大學中文部主任王友琴的研究提供了一 種答案。

王友琴曾經撰寫長文分析文革鬥爭會的特色,說明在熟識人群前進行的鬥爭會,如何使被鬥爭對象失去權力、地位、自尊和信心,這種鋪天蓋地的無情鎮壓,讓人民徹底恐懼且無力反抗。她形容,「鬥爭會是文革的主要景觀之一,也是文革最邪惡的一道風景線」。

在官方不道歉的情況下,許多曾在文 革中迫害他人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錯,或 者迴避不談。尤其文革中「加害者」與 「受害者」角色往往不是個體所能控制 的,甚至會彼此互換角色。

蘇曉康思索,文革很複雜,但簡單來 講是恐懼,人人都恐懼「明天你會不會變 成我的敵人」,這是大環境的制度使然, 而制度面是中共不允許談的。

雖然1981年的中共官方文件「徹底否 定文革」,但中共至今不准公開討論文革 及文革之前發生的大饑荒。

有一種說法是,在毛澤東剛死的時候,不能轉彎得太急,否則會造成出軌。 王友琴認為,當時處置「四人幫」的過程 沒有發生流血或騷亂,是好的一面,不過 是非善惡從來沒說清楚,留下大隱患;而 文革已經結束40年了,不准論說文革更像 是愚民政策,「沒有理由、也不該再繼 續」。

蘇曉康也認為,文革的結束被簡單歸 罪在「四人幫」身上,讓這場大規模災難 用權力復仇的方式「解決」,導致文革至 今仍真相不明。

文革參與者心裡的 「小毛澤東」

今年3月30日,中共黨媒《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文革錯誤發動50週年 反思不應偏激〉,強調維護中共1981年發表的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對於當今主張全面反思文革的人士,又表示會「吸引了另一撥民粹主義者,匯集了當下更多不滿情緒」。而即使是這樣維護官方立場的文章,不久後仍消失在《環時》官網上。

近代史上,德國堪稱反省歷史錯誤的 典範。德國能,中共能不能?

蘇曉康說,二戰結束時希特勒死了, 德國又戰敗,德國人民比較容易跟希特勒 劃清界線;毛澤東的畫像則還掛在天安門 城樓上,毛澤東殺害的又多是同黨和老百 姓,當時中國人「同謀加受害者」的雙重 身分更加暧昧。

「假如二戰之後希特勒在德國還仍然 享有這樣的待遇,德國民族還能反省第三 帝國對猶太人的罪行嗎?他們還有能力認 識『為什麼大多數人違反最基本的道德原



↑紅衛兵強迫黑七類分子做築路奴工。(中 央社典藏)

則,而跟著偉大領袖走』嗎?」

他認為,官方在最權威的公共空間保護著這個「象徵」,就保護了每一個文革參與者心裡的「小毛澤東」一「同謀與受害者」這個雙重身分就不會瓦解;而且,文革之後的一幕幕歷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須保住毛澤東這塊神主牌的思路,因為他就是這個政權的來源。

「其實問題沒有那麼深奧:德國民族 跟著希特勒毀滅過一次,中國則沒有。」

蘇曉康主張,面對文革,首先應調查 和公布真相,了解究竟死了多少人、有多 少人受害,再談追責和寬恕。官方不想碰 觸歷史傷口,認為這樣會「傷感情」、 「培養仇恨」,他認為這是不對的。至於 追責,「當然主要是領袖的責任」。

接受文革輸出經驗柬埔寨已開始反思

文革的影響並不限於中國大陸。文革 目的之一是向世界輸出革命,當時中共對 東南亞、南亞、非洲的共產 黨積極灌輸「毛主義」並給 予支持,後來經歷恐怖統治 的柬埔寨便是其中之一。

毛澤東1965年到1966年 間曾經指派張春橋幫助柬 共首腦波布 (Pol Pot) 起草 《社會主義憲法》。1975年 柬共掌權後,四年內進行激 烈的社會改造,廢除貨幣、 自由市場、正規學校教育、 私有財產、宗教活動和柬埔 寨傳統文化。此外,赤柬逮

捕殺害前政府留下的人員,消滅有產階級 和知識分子,還有共產黨自己的幹部,總 計造成約180萬人死亡。

1976年初,已是中共高層「四人幫」 之一的張春橋訪問柬埔寨,還稱讚波布做 到了中國沒做到的透過純化和清洗社會進 行的革命大躍進。

2013年,柬埔寨導演製作的紀錄片 《遺失的映像》(The Missing Picture) 審視這段歷史, 希望留給後代真相,張 春橋訪柬的畫面也在其中,影片並入圍隔 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王友琴認為,柬埔寨已在反思受毛主





↑大陸官方2013年推出毛澤東動畫,卻刻意忽略他發動文 革浩劫的那段歷史。(截自大陸搜狐視頻)

義影響的歷史,中國為什麼不能面對文 革?「何況自『春秋』開始,中國一直有 寫編年史的傳統」,所以,她堅持繼續寫 下去。

有西方左派學者浪漫化年輕人的革命 思想,認為「至少年輕人很高興」。王友 琴說,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

曾有一名受訪者告訴王友琴,文革剛 開始時,得知學校停課很高興,因為他還 欠三篇作文沒交。隨著文革風潮擴大及深 入,這位受訪者失學下鄉,人生只受過 六、七年的正式教育,「他早就不高興 了,只是當年不能講。那現在還是不能講

嗎?」

她說,人對歷史沒有 深刻地認識是很可怕的, 「如果連對文革這樣的事 情都不能反省或道歉,我 們怎麼規畫將來?」這是 王友琴持續文革記錄的動 力,也是許多文革研究者 的心聲。

←中共從未追究毛澤東發動文 革造成的浩劫,北京餐廳竟 曾經吹起一股文革風,餐盤 上印有毛澤東畫像。(中央 社)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沒有反思沒有討論 文革真貌難覓

丁學良教授說,當前大陸社會在文革問題上不是反思夠不夠的問題, 而是不讓反思;陳皙博教授呼籲,如果認識文革這場災難,有反省作 用。

今年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爆發50週 年、結束40週年。對於這段歷史,學者呼 籲北京當局開放民眾討論。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在文革發動50週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呼籲中共領導層開放社會討論文革及出版相關資料,這樣才能呈現這段歷史的真貌。

不是夠不夠 而是不讓反思

他說,當前大陸社會在文革問題上不 是反思夠不夠的問題,而是中共領導層 不讓反思。最近幾年,大陸方面基本上不 准許出版文革的重要史料,也不准媒體和 教育界討論。

丁學良說:「你只要允許人家反思、 研究及出版相關書籍,尤其讓媒體及教育 界討論有關問題,那麼,人們對文革的反 思就會愈來愈全面,愈來愈符合歷史。」

他認為,大陸方面至少應該恢復到 1977至1989年之間的狀況,讓經歷過的 人把當時的情況和過程講出來,搶救這些 珍貴的文革資料。

丁學良表示,有文革經歷的人愈來愈 年長,有些已去世,有些也許記憶不清, 這是可悲的事,將導致文革史實消失。

在這個問題上,專門研究文革的香港 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陳皙博也發出 相同呼籲。



↑50年前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毛澤東(右一)發動,右二為林彪,右三為周 恩來。(中央社典藏)

陳皙博說:「文革本 身是一場災難,但如果解 釋清楚和認識這場災難, 對往後發展有反省作用, 比如德國對納粹的反省, 可免於再犯。」

但他說,中共當局全 面否定文革,卻禁止深入 討論和反省,可能是擔憂 討論後,人們最終歸咎中 共須負責,因此不讓反 省。



↑2013年上海復旦大學舉行毛澤東集郵展。(中央 社鄭崇生)

文革的破壞

對於文革對大陸所造成的破壞,丁學 良和陳皙博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丁學良說,文革對文化的衝擊不僅是 對中國文化的衝擊,還包括對來自海外很 多好的文化的衝擊。可以說,十年文革將 之前的所有文化,包括本土及外來的,全 部批判。

陳皙博認為,文革十年期間,大陸文 化學術基本停頓,沒有博士或碩士生,以 致1980年代教書的老師出現斷層。

在社會科學方面,文革之前,中國大 陸已有很多方面消失了,如政治學、心 理學;文革之後,情況更加嚴重。

此外,文革本身對中國文化就是極大 破壞,儒學被禁,孔子被打倒,寺廟、博 物館也遭破壞。

不過,兩位學者都認為,中共方面已 汲取了文革的教訓。

丁學良認為,共產黨汲取了文革很多 教訓,只是不說給外界聽,也不公開承 認。而中共領導人是不會希望文革再次發 生的,這對共產黨的領導影響太大。

但他覺得,中共還是用了文革的一些 手段。比如說,當局對知識分子、外部文 化的批判,以及對意識型態的控制。

在哪方面造成破壞就在哪方面重建

陳皙博指出,如果沒有文革, 大陸 方面就不會有改革開放政策。改革開放是 對文革的一種強烈反應。

他說:「就是說,文革在哪些方面造 成破壞,就在哪些方面重新建立。」

陳皙博認為,中共方面還用了文革時的一些手段來治理大陸。2005年左右,大陸方面推出大學生「村官」運動,這顯然是運用了文革「上山下鄉」的經驗,推出類似措施。

但不同的是,文革時「上山下鄉」是 向工農兵學習,今天的大學生擔任村官則 是政府給錢讓大學生下鄉管治鄉村,協助 村民脫貧。

因此,可以說,「村官」運動是對 「上山下鄉」進行現代化的演繹,是文革 的翻版。

展望未來,丁學良認為,雖然文革不會完全消失,但會愈來愈淡化,除非大陸到了某個時間,政治上變得更開放,拿出當年的資料重新出版、討論,就像台灣的「二二八」事件。

他說,文革未來若如同「二二八」這 樣允許討論和蒐集資料,就可以處理。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摧毀日記的革命 王友琴28年書寫真相

「我不能改變發生的,至少應該寫下來。」芝加哥大學中文部主任王友琴,記錄文革受害者的遭遇已持續28年。她認為,不只是讓這些人不被遺忘,更重要的是思考「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

「50年了,有些人還在說要真相,覺 得挺著急的。」文革今年爆發50年,記錄 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續這項工作 28年了,她相信為歷史留下見證的意義, 卻覺得做得還遠遠不夠。

書寫下來 迫害和苦難讓人共鳴

1975年,文革即將結束的前一年,23 歲的王友琴已失學多年,雖是成年人,對 自己的未來卻毫無掌握能力;此時,她偶 然讀到一本「內部」流傳的讀物,成了文 革壓抑和不幸氛圍中,最令她感動的記憶 之一。

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異議作 家索忍尼辛的著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 一天》,這本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作品,其 中的迫害和苦難讓人共鳴,她感到, 這 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這一切寫出來,原 來,「寫出來」的力量這麼大。於是,王 友琴不自覺地在筆記上寫下:「我不能改 變發生的,至少應該寫下來。」

多年後,王友琴告訴中央社記者,她對自己當年寫下這句話既驚訝又高興,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日記裡的言論可能被拿來當入罪的理由,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早已不再寫下內心的看法。

直到1978年, 已故中共領導人胡 耀邦發布的一篇內 部文章說,寫日記 被定罪「惡毒攻擊 毛主席」的人司記 平反,檢查日記的 恐懼才淡去。但在 王友琴眼中,文革



王友琴2015年4月在美國芝加哥

遺害之一,就是讓不寫日記的中國人逐漸 失去反省能力。

王友琴果真開始寫,成為文革歷史的 記錄者。從1988年拿到博士學位後,她陸 續訪談了上千名文革受害者及遇難者的家 人,2004年在香港集結出版成《文革受 難者》一書。

書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文革中一名教師在勞改農場放牛,有頭老牛因為衰老幹不了活,在大柳樹下被殺,此後他再帶牛群去附近吃草,牛群都不願前往,還會發出似乎是抗議的哞哞叫聲。

但雞不一樣,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 出來殺了,別的雞不會記得,被殺的雞的 內臟丟在地上,其他雞還會爭食。

王友琴說,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面 臨「牛雞之間」的選擇,調查和寫作文 革歷史,可以算是在「牛雞之間」的一種 掙扎和努力。她曾收到大陸讀者來信,標 題是「我再也不要當雞了」。



↑《文革受難者》一書封面和封底。王友琴說,黑色上是浮雕效果的密密層層的 受難者名字,這個設計體現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和對文革本質的深刻認識。 設計者是這本書的出版人金鐘。

還原史實 不只讓受害者不被遺忘

王友琴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老師。為了響應「知青下鄉」政策,16歲時她跟妹妹一起到雲南南部砍伐森林並種橡膠樹,一共待了六年。之所以堅持為文革受難者記錄了將近30年,她說主要還是在於個人的選擇,一種道德的選擇,而她也很高興「自己有條件來做這個選擇」。

《文革受難者》書中包含659名文革 死難者的經歷,絕大多數都是普通教員、 學生、工人,甚至是連名字都沒有的雜役 或保母也在內。她立志讓普通人的名字不 被忽視,讓他們的慘劇不被遺忘,陸續又 寫了《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和 〈曾在芝加哥大學的五名文革受難者〉。

走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想到身邊這 些建築物裡,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理工人才 曾在此鑽研學習,卻在返國後被批鬥至 死,她幾度悲從中來。

對正職是芝加哥大學中文部主任的王 友琴來說,調查寫作必須跟時間賽跑。孜 孜矻矻埋首寫作之餘,還要面對部分當年 造反派紅衛兵現在對她的放話威脅,以及 接觸悲慘故事時自己情緒受到的打擊。

還原一幕幕歷史場景需要大量的歷史 資料和訪談。中共在1980年代發布文件, 徹底否定文革,但實際上阻礙出版有關書 籍,也不准報導受難者的遭遇, 王友琴 為文革受難者成立的紀念網站也被屏蔽。 她為普通受難者立傳的行動,似乎顯得有 些吃力和孤單,但並非特例。

蘇聯在史達林專制統治之下曾造成大量死難者,有一小組人收集大約130萬名受難者名單及生平資料,存入光碟中。這份光碟到了王友琴手中時,她首先看到一個數字「1345796」,立刻意識到這就是媒體報導的130萬,「對人來說,就應該數到個位數。每一個被迫害死的人都應當嚴肅地記錄下來。」

這個組織發言人說,這不僅是為了還 原歷史真相和記錄史達林的罪惡,也是一 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其他如柬埔寨、以色列,都分別用不 同的方式,為自己國家特定時期的受難者 記名。

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 等到這一天?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身 也曾是紅衛兵暴力下的受害者,王友琴 認為,既然如此,文革沒有不能講的道 理,但是現在大家好像都習慣了這種不能 講的情況。文革發動之初,掌權者曾許諾 人民一個公平美好的未來,過程中採取過 一些激烈的手段,譬如廢止考試、暫停正 規教育,甚至有人主張不要貨幣。 王友琴說,記錄文革慘劇,不只是讓這些人不被遺忘,還要警示後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 迫害」,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因為不知道歷史,無以計畫未來。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從擁毛到反毛 紅衛兵宋永毅一生的反思

曾是紅衛兵,後來成了一名文革研究者的旅美學者宋永毅,一生因文 革坐兩次牢。「我們這一代人,不少人是從毛澤東的擁護者,變成反 對派。」

「一個人在30歲以前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30歲以後還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大腦。」文革親歷者宋永毅非常認同這段話。只是,這一切不到30歲就已經發生。



↑宋永毅2015年在美國舊金 山舉行的亞洲學會年會 中,就文革主題發言。 (宋永毅提供)

宋永毅目前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擔任教授職,花費多年心力籌建「中國當代政治史資料庫」,內容包含文革、反右、大躍進及1950年代中期政治運動四個資料庫,目前全世界有200多個學術圖書館購買使用。

他曾是紅衛兵,後來成了一名文革研究者,一生中因文革坐了兩次牢。「我們這一代人,不少人是從毛澤東的擁護者, 變成反對派。」

50年前,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當時16歲的宋永毅是上海中學的學生。這是上海最好的中學,學校裡有許多高幹子弟,也有許多會讀書、成績好的平民學生,宋永毅就是後者。

出身不好的階級敵人

宋永毅的出身並不好,因為父親是一 家小百貨公司的經理,所以是「資方代理 人」。 他的成績遠比班上的高幹子弟強,但 在文革初期「血統論」高漲下,出身不好 的宋永毅成了「階級敵人」。後來毛澤東 透過中央文革組織反對「血統論」,讓 宋永毅更擁護毛澤東,而且也成了一名造 反派紅衛兵,反擊當初的壓迫者。

「我們當時真心相信毛澤東要搞巴黎公社,實施全面選舉, 政府人員的工資不會高過工人。」宋永毅向中央社記者說一開始支持文革的心情。後來他明白,中共無論是黨章還是文革的主張,都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其實這些根本是不可能的烏托邦。

1871年由法國工人主導的「巴黎公社」僅存在72天,但全然公平民主的理想,卻在許多年輕人的心中燃燒。

文革綱領性文件《關於無產階級文化 大革命的決定》中,提到要「群眾自己 解放自己」、「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機 構、舊紀律、舊制度打亂」,為了達到這 些目的,巴黎公社直接選舉、直接參與的 經驗得到了高度評價和廣泛宣傳。

但是,毛澤東出爾反爾,自己推翻了 選舉承諾,而且個人崇拜越來越強。宋永 毅對文革的理想因此開始有了些懷疑。

宋永毅曾在接 受媒體訪問時說, 雙親在他年紀還小 時就過世,中學又 住校,因為不太有 人管,所以在文革 中就很投入。

儘管學校已經 停課,但是他和同 學爬牆進圖書館看 書,反正時間很 多。一些幹部子女 的同學,也會從家 裡拿來當時只有高 級幹部能看的書,就是在接觸這些書籍的 過程中,讓他逐漸改變對文革的看法。

《新階級》、《第三帝國興亡史》、 《赫魯雪夫主義》這些書對他產生很大的 思想衝擊,尤其是《第三帝國興亡史》讓 他看到納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相似 之處,對他原本接受的理念有完全摧毀性 的效果。

文革時期官方禁了很多書,但中共 不可能禁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喜歡 從書中尋找答案的宋永毅,讀了馬列原版 著作後更是看穿「毛澤東實行的不是馬列 主義」。

兩次牢獄之災

個人入獄的經歷,則讓宋永毅對文革 徹底否定。

1971年,他因為和同學共組地下讀書會,議論毛澤東在指導文革中的一些錯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關押,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後放出。

1999年,他回大陸收集紅衛兵小報, 做為「文革資料庫」的一部分,結果中共 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不准出境的



↑上海紅衛兵聚集,將永安公司改名為永紅公司。(中央社 典藏)

文件」罪名,將他關押了半年,並將資料 沒收。這是第二次因為文革而坐牢。他的 被捕引起美國國會關切,2000年被釋放返 美。

走過大半生,宋永毅認為,文革是中國注定會有的一場劫難,因為中共1949年建政以後發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促使極左路線大爆發,這種情況下文革難以避免。

在他看來,文革最大的「過」是造成 了經濟崩潰、社會道德倒退以及人權大災 難;若要說有什麼「功」,就是經此十 年,知道這條路行不通,然後才有改革 開放,「講起來,中國的進步是付出了很 大的代價」。

許多人關心,文革有沒有可能捲土重來?宋永毅說,完全一樣的歷史不可能重複。

即使外媒如《時代》雜誌、《經濟學 人》雜誌等稱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習 皇帝」,表示要小心其個人崇拜,但宋永 毅認為,文革需要毛澤東這樣魅力型的領 袖,何況當時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成功,是 前後兩名「二把手」劉少奇及林彪幫助 他,現在中共政壇並沒有這樣的基礎,從 這個意義來說,中國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文 革。

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就是文革 最大的社會基礎」,「只要天安門還掛著 毛澤東的像,文革就不會完全斷絕。」歷 史的回潮,或說某種程度的重複,他認為 還是有可能的。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大陸70後導演 用荒漠裡的標語詮釋文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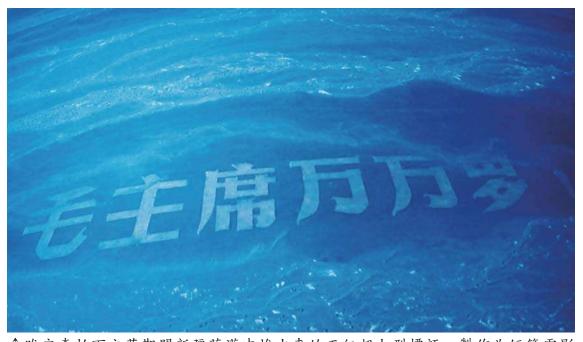
「我想用另一種角度,感受文革這個逝去的年代。」中國大陸獨立導 演睢安奇文革結束時才一歲,39年後,他透過無人機拍下新疆荒漠裡 當年令人激動、如今卻被遺忘的大字標語。

文革時代,「毛主席萬歲」、「排除 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些話,總是出現在刺 耳的喇叭聲裡。幾十年後,這些話卻化成 一堆碎石,靜靜地躺在新疆遼闊的無人荒 漠裡。

當年懾人的巨型標語如今躺在新疆荒漠

1976年文革結束時,才一歲的睢安奇,還是新疆烏魯木齊一個普通人家裡的小男孩。39年後,他透過無人機,拍下了荒漠裡這些當年令人激動、如今卻被遺忘在記憶深處多年的大字標語。

「心裡有著深沉的虛無與傷感」,身 為中國大陸獨立導演的睢安奇,這樣形容 著第一眼看到這些在地面上大到分辨不出 是什麼字的標語時,內心的真實感受。



↑ 雎安奇拍下文革期間新疆荒漠中堆出來的五組超大型標語,製作為短篇電影《大字》。圖為其中一組標語「毛主席萬萬歲!」。(中央社邱國強翻攝)

在新疆哈密市區東南方約55 至75公 里的碎石灘地上,分布著1968年由中共解 放軍航空學校動員人力,堆放出來的「毛 主席萬萬歲!」、「為人民服務」、「只 爭朝夕」、「向鬥爭中學習」、「排除萬 難去爭取勝利」共五組文革標語,作為飛 行訓練的座標。

然而,在地面上,這些標語只不過是 比旁邊高出約50公分的碎石,但每個字的 長寬都接近50公尺。因此,站在這些標 語旁,很難看得出它們原來是一個個的 大字。但一到高空,在光線折射下,這些 碎石便鮮活地呈現在眼前。

這些當年懾人的標語,2015 年被睢安奇拍成了短篇電影《大字》,今年3月在北京一家畫廊首映,讓外界首度發現,在新疆的荒漠裡原來還躺著這些文革的遺跡。而這五組標語分布的面積,甚至接近一個台北市那麼大。

未曾經歷文革 用另一角度感受

這些標語,字大、占的地方大,但身

為一個幾乎未曾經歷文革的藝術工作者, 睢安奇透過影像呈現文革的事物時,有著 自己的想法。

雕安奇的父母親是文革時代響應中共 墾荒政策而移居新疆的知識青年,這讓祖 籍南京的他,卻誕生在幾千公里外的烏魯 木齊。而他的祖父輩中,則有人遭受過政 治運動的衝擊。

因此,睢安奇雖然是位「70後」,但 卻聽過不少長輩流傳下來的文革故事。然 而,從小具備藝文涵養、電影專業出身的 他, 卻在製作《大字》這部電影時,有 著不同的思考角度。

《大字》是一部全長只有17分鐘的短篇雙屏電影。因為是雙屏,所以分為兩個畫面,一邊是這五組巨型標語,另一邊則是同樣發生在1968年的全球歷史畫面,像是毛澤東、美國黑人運動領袖金恩、美國總統詹森等人物,以及文革群眾運動、布拉格之春、越戰等事件。

「我想用另一種角度, 感受文革這個 逝去的年代。」在中共仍視文革為一定程 度禁忌的這個時代, 睢安奇並沒有打算直 接挑戰,而是選擇用Google Map 也能找得到的衛星畫面著手,呈 現這片文革的遺跡。再用同一時 期的歷史畫面,襯托那個曾經發 生巨變的年代。

雕安奇說,文革對中國的影響至今依然存在,有過扭曲,也 有過重建。而他的童年,正是中國社會在文革後的重建過程。直到今天,每個人感受到的,都只是它的一部分。

「我的電影,呈現的也是那個年代的一部分」,雖安奇這樣為這部短篇電影,小心地作註解。



↑中國大陸獨立導演雎安奇利用無人機,在新疆東部的荒漠中拍下文革期間堆出來的五組超大型標語,並製作成短篇電影《大字》,在今年文革50週年上映。(中央社邱國強)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文革二字宛如佛地魔 文化傷痕欲言又止

文革話題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

不少的中國大陸計程車司機是很好的 社會觀察者,尤其是在遇到堵車時,他們 的感想往往源源不絕。

一回,搭計程車,司機大哥聊起,他 的幾位哥哥要從國外回上海探親,一個是 醫生,一個是教授,一個是「你的哥哥 都很棒啊」,隨口接了句話。

沒想到,萍水相逢的司機大哥突然感 嘆起來說,其實這幾個都是他的堂兄,是 大伯家的孩子,「他們家有機會就把孩 子送去念書」。他接著說,「我家書念得 少。我爸爸也沒錯啦,就是當年政府說什 麼,就聽了。」

文革創傷 存在無意識中

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焰點燃 後,知識分子一直是文革的主要目標。當 時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之初就 鼓勵全民造反,不僅政治上出現動亂,教 師被鬥死,所有大學關門,教育系統幾乎 被毀滅。

上述年約50歲上海司機對家族現況的不經意回顧,正反映了毛澤東和共產黨曾號召年輕人「打、砸、搶、燒」,「造權威的反,造傳統的反」,在這個時代中成



↑北京清華大學被紅衛兵改名為東方紅大學。 (中央社典 藏)

長者,均展現不同的面容。

法蘭克福弗洛伊德研究所(Sigmund Freud Institute)心理學家托馬斯·普倫克斯(Tomas Plänkers)曾說,中國大陸民眾仍生活在十年動亂遺留下來的心理創傷之中。

普倫克斯認為,文革話題可以從個體 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但這不會改變一 個事實,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 中。德國大屠殺已有證據表明,在心理 上的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這些 後果在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延 續,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

陸客遊台 期待遇見太平洋的風

2012年中國大陸《新周刊》375期寫下「人人在台灣看到的最美風景是人」。不久之後,大陸青年作家韓寒在「太平洋的風」,寫下自己在台灣一連串遇到好人的經驗:朋友的眼鏡壞了,陪朋友在兩家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配眼鏡,都遇到貼心幫助他朋友的好老闆;手機掉了還能找回,而且是計程車司機主動把手機送回飯

店

大陸接連幾篇描述台灣「人好」的文章刊出後,從此,台灣的人情味深植在生活裡的中華文化底蘊,成為吸引大陸旅客來台旅遊的一大賣點。

一名在大陸工作 的台籍幹部對中央社 記者說,他接觸的大 陸同事中,不算少數 的部分人,到台灣旅 遊是希望遇到韓寒說

的「太平洋的風」,就是遇到好人好事, 因為他們在大陸沒遇到過。

有年輕媽媽帶著孩子到台灣海峽兩岸 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索取台灣觀光 資料時,輕聲對孩子說,「我要帶你去看 什麼是禮貌」。

有剛從台灣回到上海的大陸民眾,帶 著興奮的語氣對中央社記者講完在台北 問路的經驗後,接著若有所思地表示, 「台灣社會相信人 因為你們沒有經歷 那個時期,而且你們有宗教信仰,相信 善」。

「太平洋的風」寫了台灣不同角落的 好人,在結尾則以不點名的方式提到文革 的影響: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凶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



↑北京民眾1967年1月發動遊行,響應毛澤東提出派解放軍到各地支持左派群眾的口號,之後各地造反派與當權派互鬥,全國陷入內亂動盪。(美聯社)

之間的信任, 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 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 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 的摧毀下去。」

面對文革佛地魔 反思也沉默

在文革結束將近40年後的今天,不難 聽到大陸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提到對文革後 遺症的反思。但如果不是和熟朋友聊,他 們似乎很少直接說出「文革」二字,比較 常聽到的代名詞就是「那個時候」、「有 段時間」。

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 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 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官方正式否定。也就 是,中共中央早在1980年代就做出一個徹 底否定文革和文革集團的決議,但這個決 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政治上否定文革和 文革集團,但是文革對於中國大陸的民 族、社會、民眾的禍害,幾乎沒有涉及。

多年來,文革在大陸公開場合和民間 都仍然是禁忌話題。這種詭異的氣氛就好 像英國魔幻小說《哈利波特》故事裡,多 數人不敢直呼「佛地魔」名諱。

英文短篇小說集《即將到來的道歉》 (Apologies Forthcoming)是關於文革的 作品,現居美國的女性作家徐軍曾在受訪 時表示,「對文革保持沉默更多的是自願 的,而非被迫的。」

她說,因為那段記憶會讓受害者感到 非常痛苦,讓施害者覺得羞愧。讓人們對 文革的感情更加複雜的是,很多人輪流扮 演了兩種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 者」。

父母不會向孩子講述那個時期的經歷。這個原因,連同教科書對這段歷史的留白,造成了年輕一代的無知。這也正是 危險的所在:因為後代並未汲取教訓,將來這種災難可能會重演。

★ 导读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上来

作者: 习近平

原文摘要,

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 强大合力。这里,围绕全会提出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提 几点要求、寄香图2>



一、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求是》雜誌刊出習近平文章,習以 「十年動亂」形容文革。(截自求是官網)

道歉 宛如一縷青煙

對文革的集體沉默曾在兩年多前被短 暫地打破過。

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 2014年1月號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切實 把思想統一到黨的18屆三中全會精神上 來〉文章,其中「沒有解放思想,我們 黨就不可能在十年動亂結束不久做出把黨 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 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我國發展 的歷史新時期…」引起海外媒體廣泛關 注。因為,這是習擔任中共總書記後,首 次以「十年動亂」來形容文革。

在此之前,2013年11月底,習近平在 山東曲阜考察期間,參觀考察孔府和孔子 研究院,並與專家學者座談。參加座談的 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後來在接受《第一 財經日報》記者採訪時透露,「在座談會 上,習近平從正反兩方面論述,也講到文 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戕害。」

那段時間,相當多當過紅衛兵的人勇 敢地站出來,為自己在狂熱的青少年時期 的所作所為道歉。 徐軍說,當時看上去,就像是2008年 《即將到來的道歉》這個書名所作的預測 終於將成真一般。但很快,這個願望就破 滅了。道歉的聲音迅即消失,就像一縷青 煙,外界再也沒聽到這種聲音。

文革結束將近40年以來,大陸當局對 文革的研究和討論有時嚴、有時寬,即使 曾經是文革受害者的當政者也會嚴控文革 相關議題。而親歷文革的小市民在數十年 後,對於文革的記憶有時是選擇性的。

也是搭計程車。中央社記者多年前在 重慶遇到一名健談的司機,講到早年當紅 小兵跟著一群人到北京的經驗,他語氣亢 奮地說,「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去北 京做了什麼事他沒詳細說,只記得這段聊 天的結尾收在他說,「小時候沒念書,只 好開出租車(計程車)了。」

其實,以非技術工人來說,出租車師傅(計程車司機)在大陸算是收入不錯的,但很巧的是,沿海的上海,內陸的重慶,中央社記者都遇到感嘆當年沒能多念點書的司機,但是該讀書的歲月為何錯過了,兩位師傅的回憶似乎都遇到斷崖。

理性選擇下的瘋狂

曾先後任教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王紹光,在1977年大陸恢復高考(大學聯考)時考入北京大學,是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北大的同班同學。他的康乃爾大學博士論文中文縮寫本於1993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

在書中,王紹光指出,大多數他採訪 的對象仍然堅持認為,他們是受了毛的愚 弄才參加文化大革命,並表示他們參加這 場運動是為了毛,而不是他們自己。

從20多年前王紹光對曾在湖北武漢參加文革群眾的訪談,到現在中央社記者直

接或間接接觸的大陸一般民眾,他們對文革不是沒有感想,但外顯的現象是,許多人似乎只希望留下感到光榮的記憶,淡化不愉快,並合理化自己曾經的作為。

他們為什麼這樣解釋?王紹光 的觀察是,「在意識的層面上,追 隨者是非理性的,但在潛意識的層 面上,他們是相當理性的」。他 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反對毛澤東 就沒有活路,必須把自己偽裝成毛 的擁護者。就絕大多數人而言,他 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毛代表正 義。「可是,他們沒有認識到, 在潛意識裡,在實際行動中,他們 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

佛洛依德指出,人們真正想要的往往不出現在意識中,出現在意識中的往往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這就是潛意識。



↑北京當局從未反思追究毛澤東發動文革浩劫之 責,毛澤東在民間被神化,圖為毛澤東像與關公 像擺在一起。(中央社)

當心中的理想與現實衝突時,對於曾 經發生的文革,人們潛意識地合理化自己 曾經的作為,淡化自己或上一代留下的不 好記憶。但是,掩蓋,不代表沒有傷口。 這仍然是所有中國人遲早必須面對的。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回不去了

文革時期與現今中國比一比

文革中國與現今中國,跨越50年,差距有多大?本文對兩個時期的中國,從意識型態、街頭景象、民生經濟、司法缺失、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文化取向等六面向,超級比一比。

1966年的中國大陸社會處在毛澤東以 「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漩渦裡,數億民 眾在紅海洋裡身陷無止盡的批鬥與革命。 現今的中國,政治專制,經濟迎向資本主 義,高喊「中國夢」。以下把50年前文革 中國與現今中國做對比。

一、意識型態:

階級鬥爭為綱vs.兩個不能否定

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 不斷發動革命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領導人 毛澤東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強調 「無產階級專政」, 資產階級被視為「階級 敵人」,包括「地主、 富農、反革命分子、壞 分子、右派」,俗稱為 「黑五類」,文革時期 的「階級敵人」又擴大 成21類。

一旦被中共定義為 「階級敵人」,也就被 「非人化」了,「從人 籍中開除出去」,他們 被規定為專政對象、人

民公敵,沒有公民權,也沒有自由活動、 通信、交往權利,須經常向管理者匯報行 動與去向。

直至1978年底,中共才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上海街頭2014年出現土豪金計程車。 (截自大陸央視新聞微博)



↑文革時期紅衛兵為了破四舊,連無錫錫惠公園的舊家具 也被貼上封條。(中央社典藏)

實用主義與 習近平的兩個不能否定

中共告別「一窮二白」的革命時代 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強調推行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專制,經 濟迎向資本主義,高喊「不管白貓黑貓, 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實用主義」 意識型態成為主流,這導致全民「向錢 看」,民眾唯利是圖。

毛澤東與鄧小平路線與意識型態的扞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二、街頭景象: 紅海洋vs.土豪金

文革社會的紅海洋

「紅海洋」是文革社會的主色調。城市或農村街頭上到處充斥紅色標語,紅衛兵則多半穿著綠軍裝,戴紅帽徽、紅袖章。1966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每人手持紅旗與小紅書,呈現出驚人的紅海洋景象。

豪奢消費新勢力-土豪金

2013年9月,蘋果發表手機產品 iPhone 5S時,打破多年只有經典黑色和 白色的傳統,加了香檳金色,這款產品在 大陸熱銷,被網友形容為「土豪金」,因 為金色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蘋果說,這 種顏色確實為滿足中國消費者。

之後大陸不斷出現「土豪金」物品, 包括黃金跑車、浴缸、麻將、內衣、領 帶、腕帶、鋼琴、面膜等。「土豪金」已 成為大陸民眾展現消費實力的一種代名 詞。

三、民生經濟: 物物皆憑證vs.光盤運動

文革時期票證下的生活

文革時期大陸城鎮居民過著「物物皆憑證」的生活。為實現集體經濟,中共1953年起對糧食實施「計畫收購」與「計畫供應」政策,城鎮居民以戶為單位依照糧食戶口領取糧票。

除了糧票外,還有肉票、 油票、雞蛋票、糖票等副食品 券。工業券則有布票、煤票、 肥皂票、自行車票。想要買到 任何商品,須同時出具票證與 鈔票。

豪奢消費社會的光盤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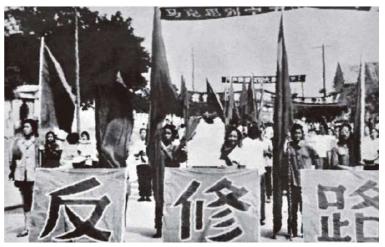
在「發展是硬道理」的主 流實用主義意識型態下,大陸 社會出現比資本主義國家還 要豪奢的消費風氣,許多「富 二代」愛在微博上「曬出」自 己的精品包包、衣服等,民眾 在餐廳用餐請客一定得「闊 氣」,從不打包食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祭出「習八條」(中共中央八項規定),要求黨政幹部杜絕鋪張浪費行徑。2013年,大陸社會也自主發起「光盤運動」,號召民眾擺酒席,或到餐廳用餐時,吃光盤子裡的食物,不要浪費。

四、司法缺失: 文革批鬥vs.媒體認罪

文革時期的 批鬥大會與公開處決

大陸文革時期,城市每個單位(學



↑紅衛兵文革時期把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路改成「反修 路」。(中央社典藏)



↑蘇州新光天地百貨。(新光三越百貨提供)

校、企業、機關)與農村的人民公社、生產隊經常召開批鬥大會,公開逮捕「階級敵人」,然後號召群眾,召開批判大會,包括以口號公開叫罵、侮辱、暴力打人、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公開處決或以手、木棍毆打至死的情況很普遍。

由於當初告密文化盛行,幾乎什麼人 都可能被批鬥,也有紅衛兵兒子告密母 親,而母親遭批鬥處決。甚至連孔子、城 隍爺、和尚、修女都遭到紅衛兵批鬥。

當時最流行「噴氣式」批鬥姿勢,代表「低頭認罪」,被鬥者跪姿,彎腰90度,雙手向後平伸,做成噴氣式飛機狀,有時背後兩名紅衛兵會以腳踩住階級敵人的背,再用力拉扯他的雙手以及揪住頭髮。

現今大陸的文革式電視認罪

中國中央電視台近年來播出許多「電視認罪」的畫面,包括播出官方拘捕美國人權組織瑞典志工的認罪影片、香港銅鑼

灣書店失蹤股東桂敏海在鏡頭前坦承曾酒駕肇事後潛逃出境的影片。

《經濟學人》雜誌認為,最近在中國 大陸出現公開認罪悔過浪潮,主因是政 治,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政權下主導的政 策。認罪和悔過植根於共產黨歷史,是革 命領袖統治手段的一部分,這在文革時期 經常出現。

被安排大量在媒體前公開認罪的人還 包括遭到中共嚴打的貪官、吸毒藝人、涉 及肯亞案被關押在北京看守所的台灣籍嫌 犯。

五、國際形勢與外交政策: 輸出革命vs.一帶一路

文革時期 中共輸出革命與毛澤東思想

中共在文革時期外交政策為反蘇與反 美戰略,以及向全世界「輸出革命」。



↑一帶一路示意圖。(中央社製圖)

在中共和毛澤東支持下,文革期間,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出現走中國革命 道路的毛派。柬埔寨共產黨1975年執政 後,效法中共,四年內進行激烈社會改 造,殺戮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共黨幹部 約180萬人。

為輸出革命經驗,文革期間,中共中宣部大力對外翻譯和發行《毛語錄》, 當時以各種語言發行100多種版本。

崛起大國的

國際話語權與一帶一路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已 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為 彰顯「崛起大國」國際角色與區域地位, 主導國際話語權,並配合國內經濟結構轉 型,他提出「一帶一路」、「亞太自由貿 易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 項國際倡議。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習近平的作為,似乎代表中共的外交政策已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向主動出擊,「自開一盤棋」。

六、文化取向: 破四舊vs.孔子學院

紅衛兵破四舊的浩劫

文革時期,老紅衛兵最令人印象深刻 的行為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 俗、舊習慣」的行為。 孔子也成為紅衛兵破舊的對象。1966年紅衛兵聚集十萬人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搗毀孔子墓碑在內的1,000多座歷代石碑、毀壞6,000餘件文物、毀壞孔廟、孔林、孔府,還在孔子像胸前掛上「頭號大混蛋」等牌子,然後拉著孔子像遊街示眾。

孔子學院成為現今中國新名片

近十年來,孔子又成為大陸對國際行銷宣傳的好幫手。為推廣中國軟實力,大陸教育部下屬正司局級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管理孔子學院,並在全球各地廣設分支機構,強調目標是為推廣漢語。自從全球第一所孔子學院2004年11月在南韓成立以來,中共已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近500所孔子學院。

不過,孔子學院發展十餘年來,一直 備受爭議。2013年到2014年,在加拿大、 美國引發各界熱議孔子學院是否為中國政 府推行意識型態的工作,以及孔子學院是 否干涉海外合作學校的學術自由。

【2016-06/全球中央雜誌/專題/大陸文革50年一場集體瘋狂的浩劫】

大陸社會矛盾對立 文革幽靈籠罩

習近平時代,類似文革的悲劇有可能發生嗎?在政治上,習用毛澤東式語言和手法,更加中央集權,嚴控黨內意識型態;但另一方面,他重手打貪,似乎在防止文革再起…

大陸改革開放後,政左經右,孕育出龐大權貴資本階級,貧富差距擴大、階級矛盾對立,使得左派思想重新抬頭, 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行事作風也可看到毛澤東的影子。文革幽靈似乎仍籠罩在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身上。

新文革-重慶模式

因貪污罪遭判處無期徒刑的中共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曾一度以「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引發風潮。這種以破壞法治為前提的打黑行動,強推紅歌文化的狂熱意識型態做法,被學者形容為「新文革」。

重慶經濟模式當時曾一度受到熱捧,當時「新文革」的復甦與左派學術分子的 抬頭,無疑的是在「後毛澤東時代」,共 黨一黨專政下,瘋狂追求經濟成長,導 致社會、經濟日益不公平的大環境有關。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文革是「由領導人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毛澤東掌政最後十年(1966至1976年)持「全盤否定」。

決議一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 就斷然宣布,「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 此基本結束」,要求「今後做一個共產 黨員來說,要在這個統一的口徑下來講話。」此封口令無異是禁止反思文革、禁止反省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決策。

不准批判毛澤東 難反思文革

大陸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告訴中央社, 毛澤東是文革的罪魁禍首,「連具體直 接第一當事人你都不准批判反思,談何 對這個事件的反思?」「只要你不敢動 毛,那談何對文革的反思呢?」「只要 不『非毛化』,就不可能真正揭露文革的 真相。」

專研中共黨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



↑習近平2015年9月訪美,在歐習會後舉行記 者會。(中央社鄭崇生)

發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文革的慘烈後 果讓中共當局了解到階級鬥爭這條路行不 通,但北京當局深刻理解到一旦討論到毛 澤東的政治責任,就會觸及「共產黨統治 的合法性」。

「更何況當初被批鬥的黨政幹部,文 革後被平反,官復原職後升遷很快,他們 的下一代如今在黨國體制中擁有更多的優 勢,這些掌權者怎麼會反思文革呢?」他 進一步分析說。

中共告別革命 權貴資本主義來了

鄧小平理解到階級鬥爭治國不可行, 所以告別革命,也就是大陸民間社會所說 的「不折騰」,推動經濟改革,讓一部分 人先富起來,掌權的黨內的官僚因而形成 了權貴資本階層。他在政治上則全力捍衛 毛澤東建立的黨國威權體制,即共產黨主 導一切的政治體制。

在政治專制、經濟改革向資本主義敞開大門之際,對於那場深刻觸及中國大陸 數億民眾靈魂與肉體的批鬥暴力血腥革命,卻又沒能進行深刻的反省、批判、清理,那對於整個中國大陸社會與民族性會 造成什麼影響?

↑北京天安門上仍掛著毛澤東像。(中央社周慧盈)

沒有信仰的叢林社會

「所有人在這幾十年裡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趕緊安頓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這個社會。」「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大家都信奉叢林法則。」作家陳丹青接受大陸一家出版社訪談時具體形容如今大陸社會的現況。

「當今中國社會充斥『囚徒困境』, 一種行為模式對於個人看起來是很理性, 但是對個人構成的集體來說卻是非理性, 最後對於每個人來說也是非理性的。」北 京大學憲政學者張千帆曾撰文以這幾句話 形容現今的大陸社會。

陳永發分析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 要打倒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偽善。不 過,「最終共產主義的新道德始終沒有建 立起來」。文革結束後,大陸社會引爆對 共產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政權的信任 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型塑了 如今大陸社會的現況。

王丹說,「文革打破社會的基本道德 底線,包括逼迫群眾鬥群眾,破壞人與人 之間的信任感,所以大陸現在是『無信任 社會』。」

>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 指出,在六四天安門事 件之後,從90年代開 始,中國實際進入一個 沒有思想、沒有理論, 也沒有信仰的時代。失 去了信仰、精神的追 求、道德的約束,人的 行為就只剩利益驅動。

> 失去了信仰,在全 民理性、崇尚權勢利益 的社會裡,2011年廣東 佛山發生兩歲小女童被



↑毛澤東(右4)資料照。(中央社典藏)

兩輛汽車撞倒,18名路人經過卻都未及時 施救的事件;或是大陸老人在路上跌,多 半沒人要扶等事件,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了。

文革遺毒處處在

不只社會面的影響,王丹還說,「不 要以為文革在中國已經完全銷聲匿跡,其 實文革還在」,個人崇拜、劫富濟貧的思 想、用運動的方式治理國家,這些都沒 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還在做這些事 情。

許多紅二代都當過 紅衛兵,王丹分析說, 「文革對很多紅衛兵來 說,是他們美好的青 春」,他們在1966年至 1968年儼然就是中國的 主人,這段人生非常輝 煌的記憶,那是毛給他 們的。

他說,紅二代從小 就把對毛的崇高威望、 個人崇拜深深扎根在自 己心中。毛澤東其實是 紅二代的精神教父、 「共同的父親」。雖然 紅二代這批人的父母大 多被毛澤東打倒過,按 理應該仇恨毛澤東,其 實不然。而且紅衛兵這一代人的特點就是「毛主義」構成知識結構。

六四事件 另一種形式的文革

北京學者錢理群認為,沒有深刻的反 思,所以現今中國大陸政治、社會許多層 面仍籠罩在文革的陰影下,或者說毛澤東 的思想文化已深入整個國民性格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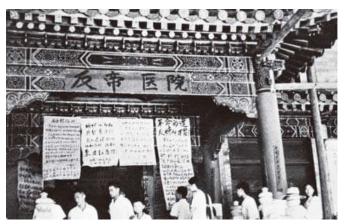
錢理群認為,不根本清理、反省、批 判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新的國民性,文化



↑紅衛兵把北京故宮博物館改名 為血淚宮。(中央社典藏)



↑執行劉少奇與鄧小平路線的文 革工作隊隊長田青等人,遭紅 衛兵戴上白色高帽,胸前掛上 牌子,站在車上遊街示眾。 (中央社典藏)



↑文革時期北京協和醫院被改名為反帝醫院。 (中央社典藏)

大革命那樣的毛澤東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不是沒有可能的。他認為,1989年的大屠殺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就是另一種形態的「文革」重演。

在習近平時代,類似文革的悲劇有可 能發生嗎?

致力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與大饑荒的大陸學者宋永毅認為,完全一樣的歷史不可能重演,文革需要毛澤東這樣魅力型的領袖,以及個人獨裁的成功,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不可能再發生一次文革。

文革幽靈籠罩

不過,宋永毅也說,「但是,只要天 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像,文革就不會完 全斷絕。」歷史的回潮,或說某 種程度的重複,他認為是有可能 的。

王丹認為,若習近平想要復辟文革,那自己這類年齡的人,也就是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要全面掌權的「八九年代」的人,一定會想復辟「八九(民運)精神」,屆時「就是中國變化的時候」。

政治上,習近平確實是用毛式語言、 毛式手法,更加中央集權,嚴控黨內意識 型態,例如祭出要求大學教授不能講新聞 自由、公民社會、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 產階級等「七不講」禁令。另一方面,他 也重手打貪,因為意識到共產黨的貪汙腐 敗更甚當年文革時期。

不過,習近平今年1月在省部級官員 参加的專討班曾說,「由於在指導思想上 出現了『左』的錯誤,還發生了文革那樣 的十年浩劫。」

由上觀之,習近平以文革式手法中央 集權、重手打貪,似乎在防止文革再起, 因為現今大陸社會矛盾比當年文革時期更 甚,一旦矛盾被激化,當年「砸爛黨機 器」的行為,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2012年位於北京的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外,抗議民眾高舉「毛主席,人民好想您」布條。(中央社邱國強)